



司錄　厚善

纂襄　仰雲

壇監　悟靜

壇掌　龍光

纂掌　得超

司宣　修厚

司錄　得建

目錄

[序言 一](#_Toc515805680)

[應元寶誥 一七](#_Toc515805681)

[誥原 一七](#_Toc515805682)

[天德篇 二七](#_Toc515805683)

[第 一 章 明明德 二七](#_Toc515805684)

[第 二 章 親親 三六](#_Toc515805685)

[第 三 章 新民 四四](#_Toc515805686)

[第 四 章 止至善 五七](#_Toc515805687)

[王道篇 七一](#_Toc515805688)

[第 一 章 格致 七一](#_Toc515805689)

[第 二 章 誠正 八二](#_Toc515805690)

[第 三 章 修齊 八八](#_Toc515805691)

[第 四 章 治平 九五](#_Toc515805692)

[聖學篇 一○五](#_Toc515805693)

[第 一 章 執中 一○五](#_Toc515805694)

[第 二 章 中和 一一二](#_Toc515805695)

[第 三 章 仁義 一二二](#_Toc515805696)

[第 四 章 忠恕 一三○](#_Toc515805697)

[性功篇 一三九](#_Toc515805698)

[第 一 章 存養 一三九](#_Toc515805699)

[第 二 章 精進 一四六](#_Toc515805700)

[第 三 章 克復 一五二](#_Toc515805701)

[第 四 章 氣化 一六○](#_Toc515805702)

[坐法篇 一六九](#_Toc515805703)

[第 一 章 築基 一六九](#_Toc515805704)

[第 二 章 觀止 一七五](#_Toc515805705)

[第 三 章 妙息 一八三](#_Toc515805706)

[第 四 章 定慧 一九一](#_Toc515805707)

[第 五 章 煉神 一九七](#_Toc515805708)

[第 六 章 明玄 二○三](#_Toc515805709)

[第 七 章 發奧 二○九](#_Toc515805710)

[第 八 章 覺如 二一五](#_Toc515805711)

[第 九 章 退藏 二二一](#_Toc515805712)

[行修篇 二二九](#_Toc515805713)

[第 一 章 理敬 二二九](#_Toc515805714)

[第 二 章 靜默 二三六](#_Toc515805715)

[第 三 章 盡禮 二四二](#_Toc515805716)

[第 四 章 和樂 二四九](#_Toc515805717)

[教化篇 二五九](#_Toc515805718)

[第 一 章 端本 二五九](#_Toc515805719)

[第 二 章 導常 二六九](#_Toc515805720)

[第 三 章 慎恭 二七七](#_Toc515805721)

[第 四 章 持滿 二八三](#_Toc515805722)

序言

行修應元寶誥。為千古修行之要訣。萬化應元之妙諦也。慨自聖王心法無傳。而心性之道理以晦。靈失根本。形尚微末。碌碌之輩。所經營者。不出衣食二事。孳孳之士。所爭逐者。不外名利兩途。為私利故。無往不損人以肥己。為癡愛故。無時不意蕩而神馳。為貪嗔故。無在不欺良以害理。為鬪爭故。無事不心狠而計毒。戾氣感召。此天災人禍之所以相逼而至也。播因既劣。獲果自非。輪轉弗息。業報奚止。

老人悲天憫人之切。故垂治世載道之文。夫天人原本一貫。聖凡何有二致。天也人也。天人於一炁之中。聖也凡也。聖凡於一靈之內。炁靈所化。無在而非道之源泉也。誠意正心之學。即是超凡入聖之法。惜為後儒誤解。遂使精一執中之旨。空載於書。千萬世視之為具文也。即間有一二欲紹其傳者。苦不得其門而入。致視聖學如挾山超海。視心傳如登天步月也。歲時愈遙。斯道愈晦。不惟愚者自甘於愚。即智者亦莫不望洋而興嘆焉。此世運之所以日趨日下。大道之所以愈傳愈離也。天心仁慈。豈容道墜。故不時而有降靈於智者。使其代有傳人。出而為心性之宣傳。示而為聖學之講解。以身作則。而繼道統。然其心性之說。非不彰明於一時。而其心性之功。終未了徹於千古。雖文極一時之盛。而道則遠千里之外也。如是以傳心。心於何有。如是以傳性。性於何存。心性未啟其一中之旨。則莫不習尚於皮毛。以知識之心為心。氣質之性為性。愈修心性。而心性了不可得已。蓋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自有天淵之別。仁慈之心。與嗜欲之心。自有徑庭之判。修必明其所分。悟其所別。而後下手工夫。當心即得。然先後天判其是非。亦即先後天定其行止也。天命之性。先天之性。仁慈之心。先天之心。先天之心。玄空也。妙空也。先天之性。虛明也。誠明也。以玄空妙空之心。而養虛明誠明之性。則心性融於一爐。氣炁打成一片。心即是性。性即是心。氣無非是炁。炁亦無非是氣。性心炁氣。如是而合。如是而化。然後融天命之性於乾元之金。化仁慈之心於坤元之土。土以生金。金藏於土。則金與土相聯為子母。即心與性相合為體用已。相聯自無所分。相合更無所異。心無時而不聽命於性。性無時不主宰於心。心性合和。大地皆春。更無所執以為先後天之分。又何有虛實有無之判也。先後天功於其候。後先天候於其功。功候顛之倒之。則心性分之合之。亦無所謂之為先。又何所謂之為後也。如是氣質之性。知覺之心。不求其去而自去天命之性。仁慈之心。不求其復而自復。得往聖不傳之秘。開來世無窮之功。拋卻一切之偽法。直探三代之心傳。於至濁中取其至清。於至昏中取其至明。於至精之中取其至粹。精粹畢現於本體。真如自存於性天。性天可以長在。靈炁自能永存已。此行修之所以傳誥以應元者。化度之實功也。以之救世。何代不可以轉危而為安。以之修心。何人不可以轉凡而成聖也。是行修得其行修千古之道。應元成其應元萬世之法。眾生得度。一切超塵。功普於天下。法濟於世上。誠所謂度海之慈航。昏衢之寶炬。嬰兒之乳母。而㐫歲之稻粱也。學子本此以為化。悟斯而挽劫。數數之弭。劫劫之化。自有見諸當世者。是必宏此心量。納一切於一心。擴斯慈願。推一心於一切。三千一胞。性無爾我。魂魄之爭。得以永息。時和世泰。民康物阜。彼不懿歟。豈不休哉。

太歲丁丑年九月初六日

青玄老人自序於慈航濱壇



天賦我之靈故敬

聖教我之道故崇

親生我之身故尊

眾輔我之需故愛



|  |  |  |  |
| --- | --- | --- | --- |
| 欲傷其生好害其命不可過之故誡嗜 | 魚釣鳥羅螳螂捕蟬雀後飲彈故誡貪 | 不忠其事辱親及嗣故誡奸 |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誡殺 |
| 損名敗操食之者死故誡毒 | 十目十手天鑑地臨念不可生故誡妄 | 毀身傷節萬惡之首故誡淫 |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誡盜 |



應元寶誥

**誥原**

老人曰。寶誥之原本乎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天地之心為心。故仁民而愛物。堯舜言仁道義。發政施仁。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商書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六行之教。則由孝友及於睦婣任卹。此天德之發皇。而王道之造端也。禹稷思天下有饑溺者。猶己之飢溺。文王視民如傷。禮運云。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稽三代之盛。聖君賢相。莫不親親仁民而愛物也。魯論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因民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孟子七篇。論學校則明人倫。論農商則無遊惰。論施仁則先煢獨。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聖學本於天德。而王道發乎性功也。故聖人與天地有同心。而為後世之教化焉。中古以降。禮教日微。道德日衰。風俗愈漓。人心愈壞。上失其道。下有甚焉。民亡其德。邦斯危矣。貪婪之心熾。爭奪之禍見。鳴呼。叔季科學日明。智者果於自信。好高而騖遠。愚者囿於習俗。隨波以逐浪。物質競爭。生靈任其蹂躪。機械精進。人民供其犧牲。噫。天道好還。因果響應。我不之救。胡有底止。夫止沸抽薪。非無善策。繫鈴解鈴。還在當人。天德者人之所自有。性善者民之有知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明乎明德顧諟之要。即希聖希天之旨。概孔孟而後。聖學失傳。墜緒茫茫。應元將啟而新之。此寶誥之傳。為政也修齊以治平。發揚王道之大本。為教也仁民而愛物。揭穿天德之根源。為道也以天地之為心。允執厥中。乃聖學之心法。為慈也本饑溺之為懷。民胞物與。即性功之哲學。云修云行。即心本具之理。擴而充之。袪迷雲於意地。言教言化。乃靈固有之德。啟而明之。揭慧日於性天。即言即理。即理即言。頭頭是道。重重開說。那管

老人舌敝唇焦。循循善誘。念念在茲。務使修者心領神會。是天德。是王道。是聖學。是性功。本末源流。晰發其精微之義。先後表裏。統論其奧妙之源。千言萬語。要不失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千聖一脈相傳之心法。滿篇盈帙。何莫非慈悲感應博愛清真五教同源度化之天道也。帝王得此。可以昭聖武。綏萬方。臣宰得此。可以盡厥職。安家邦。士庶得此。可以安身立命。揚名顯親。修人得此。可以出迷登清。離凡入聖。上超祖宗之靈。下蔭兒孫之身。是誥之隱顯。誠道慈之隆替所關。而乾坤之清濁所系也。故謂是誥為說法。則三藏經典不是過也。謂是誥為宣教。則蘭經新約不是過也。謂是誥為演道。不啻柱史說道德之經。陳長生久視之術。謂是誥為講學。則是泗水抉誠明之奧。作修齊治平之軌。五教之淵源於以合。三代之治理於以備。道慈於以光明。院會因而鞏固。由是以造世界之大同。而謀人類之幸福。

老人於茲。實有厚望。原此而為天下後世誥。



天德篇

1. 明明德

老人曰。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其齊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此孔子闡述二帝三王。明道立學教人之法。以詔後世也。研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者。則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明明德為基也。夫明德者。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妙乾元之大。萬物之所以資始。德坤元之至。萬物之所以資生。欲明明德者。詎可不知天之道。天之形。天之心性乎。彼蒼蒼者天之形也。而穆穆然其性。洋洋者。天之道也。而藹藹然其心。以穆穆而運用於蒼蒼之外。故蒼蒼者不散。以藹藹而主宰於洋洋之中。故洋洋者無窮。其不散也為雲為霧。為風為雨。凝而為霜露。結而為雪冰。其無窮也。春之為生。夏之為長。秋之為収。冬之為藏。晦朔遞嬗。寒暑往來。此又蒼蒼為洋洋之化。而洋洋者體蒼蒼之中。穆穆為藹藹之本。而藹藹者妙穆穆之元也。當混沌未闢。穆穆者固自如也。而藹藹寓於穆穆之內。乾坤既定。穆穆者亦自如也。而藹藹寓於穆穆之中。以為蒼蒼之施。洋洋之用也。斯胎卵濕化。各遂其生。動植飛潛。各任其長。不散以無窮之運用。無窮以不散之施行。而穆穆者。不為生長而稍損其穆穆。藹藹者。亦不因物齊而稍息其藹藹也。此天之所以為天。生物不測。為物不貳。至誠不息。生生不已。非明明德者。不克以知天德也。蓋人一小天地。圓顱象天。方趾法地。固有之明德。即天賦之本體。天以仁愛之心。充塞兩大。萬物於茲而生。是四時之春也。萬物因生而長。是四時之夏也。夏必由春。正天道之亨。由夫元也。人當體此仁愛。悟乎元亨。參天地之化育。贊萬物之資生。是即明其明德者也。然有生者不能長生。有長者不能長長。生必轉而為死。長必轉而為消。天道之亨。一變而為利。四時之序。順行而至秋也。秋也者。天道之利。即儒聖之所謂義也。義也者。事理之宜。秋所以蓄春。義所以全仁。秋雖天地肅殺之心。正天地仁愛之本。不如是則生者將窮其生。而長者必滅其長已。故體天地仁愛之心。當明陰陽義利之理。無義不能全其仁。無利不能復其元也。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天地之貞。即四時之冬。一陽來復。陰陽相交。所謂地天泰者。萬物於茲發生必由剝極而後復也。冬至一陽生。則夏至一陰生。無剝不復。亦無復不剝。所謂天地否者。萬物於茲收成。而藏其仁也。此四時之所以流行。陰陽之所以參錯。天道之所以健行不息。大道之所以無始無終也。君子體此。乾乾終日。貌不妄動必思恭。言不妄發必思從。視不妄觸必思明。聽不妄用必思聰。思不妄入必思睿。為一己蓄天德。正是為穆穆之參。藹藹之贊。為蒼蒼洋洋者蓄生機也。天以一元生萬物。人以一氣合陰陽。生萬物者天之德也。合陰陽者人之德也。人德即天德。天德亦人德。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君子豈可不明其德。以明明德於天下哉。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吾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明明德為基也。夫明明德之功。以仁義為體。以禮智為用。存其神。遏其慾。空其心。息其妄耳。妄息則心誠。慾遏則神明。明則誠已。誠則明已。自以仁居。自以義路。自以禮依。自以智擇。天德自為爾所有。正氣自為爾所存。喜怒哀樂化於中。恭敬仁慈流於外。得天下之大本者。有不行天下之大道者乎。中庸曰。天地位。萬物育。明明德之功有如是耳。(自我民明畏。畏古本通威)

1. 親親

老人曰。治平要道。宗宗為首。修齊急務。親親居先。宗宗則民德歸厚。而止於至善。親親則成教於國。而功在新民。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君子賢其賢。善繼前人之志也。親其親。善述前人之事也。此宗宗親親。所以為治平之本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是親親而新民以仁民也。故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焉。夫民為國本。新民所以治國。親乃身原。親親所以明德。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宗宗者。知人也。親親者。知天也。知天。天不外人之理。知人。人莫非天之德也。陰陽動靜。天之大道也。仁義禮智。人之明德也。欲明明德。必明天道。天不私覆。地不私載。日月不私照。是以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親親即所以新民。新民即所以親親也。明德者道之全體。而親親提其綱領。新民致其大用。止於至善。究其歸宿也。以體用言。則有本末。以修行言。則有先後。而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則大道一貫。故曰。事有終始也。終即是始。始即是終。循環無端。何以分之。既不能分。則何有本末之可言。更何有先後之為次也。此學者當研夫分本末者。功施之序。而修行之順也。分而易知。知而易明。明其明德。在親親。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先後合一。本末一體。明德為始。而止於至善其終也。止於至善其終。而復為明德之始。是一以貫之。庶其近焉。蓋親親仁民。仁民愛物。施之有序。而功之有法。非使人故為分之也。有子曰。孝悌為仁之本。是孝與仁不可分也。孟子曰以羊易牛曰仁術。是仁與愛不可分也。孔子曰。斷樹殺獸非孝。是孝與愛又不可分也。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其行有秩。而其道則一也。孟子所謂鄰之子與兄之子。兄之子不若己之子者。是論其情。而非言其道也。道之所以為道。至誠而已。至誠者。一而已矣。為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至誠者天道也。盡性者明德也。能盡其性。以盡人之性。新民也。盡人性則盡萬物之性。是由仁民而愛物已。盡萬物之性。則贊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是由明德新民。而究其歸根。則止於至善耳。諸子參悟於此。是明德其先。抑親親其先也。是新民其本。抑止於至善其本也。統而論之。無所先後。合而行之。又何有本末之可尋哉。此本末先後。未可固執者。大道終始。一以生天地。一以生萬物。一以為功。即功於其道。一以為行。即行於其中。所過者化。不以形求。所存者神。不以理障。修子不可不知也。夫明德親親新民。止於至善。求其所以之理。尋其究竟之源。此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吾故曰。此為知本。由是知。而知所先後。知所先後。則知本末之所以為本末。知其真。知其實。知其為一貫。知其不可分。此謂知之至也。聖學由二帝三王。以至孔孟。極其一時之盛也。天之盛也必衰。道之顯也必隱。故有秦火之殃。而所存者。無非斷簡殘編。已失其本來之真矣。天無不覆。而有闕焉。地無不載。而有陷焉。天地猶不得其全。是大道之源啓於聖學者。亦不可免秦火之焚耳。噫。天道如是。聖人未可以逆。劫數未容或脫耳。

老人發天德之隱。揭明德之源。理固無不通。而事有所異。則後之來者。難免不譏為故作奇論也。修行者各以智見。各以德明。智者見之以為智。仁者見之以為仁。其愚昧者。執而不化。吾則不與言矣。

1. 新民

老人曰。人為萬物之靈者為性。性為天地之本者惟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道之誠。而育萬物之靈。明德也。人道之誠。而合天地之性。明明德也。天之本一而誠。人之性誠而一。故必明其明德耳。夫天之一誠者。一以清。一以凝。一以生化萬有。故誠之之道。而為陰陽之變化焉。天德之誠一如是。人與天地同其性。故性誠可以一之。一則明。明其明德。可以合天。合於體。而後宏於用。是必知其體。而後致其用也。此明明德之旨。合天之道。而為至誠誠一者也。天之德。生之者仁也。尅之者義也。制之者禮也。化之者智也。仁義禮智。是天一誠之用。人體天地以知用。知用而固其體。是明德為體。而明其明德以致其用也。致其用而固其體。則體於仁者。人可得而仁。體於義者。人可得而義。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莫不知敬其兄。親親者仁之始。禮之原也。敬長者義之本。智之端也。故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仁之端。羞惡義之端。辭讓禮之端。是非智之端。人自有生以來。秉於至善。故其先天之性。明而誠。誠而一。及入於後天。則有氣質之拘。物欲之蔽。拘蔽其眞而偽見。拘蔽其實而虛尚。此明德為人所固有。而必明其明德以返其本來者。無非除其氣質之拘。屏其物欲之私耳。

吾故曰。明德本體無所謂先後。欲致其用。以復其本眞。則必以次而進。循道而守。斯可得其本而守其原耳。蓋明德之首要者。親親為大。故堯典有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是明明德必親親。由親親而及於九族。由九族而至於百姓國家天下。一己之德明。而後可以充其一己之德。而德於其家。充其一家之德。而及於九族。由九族之德。推而及於國家天下。此為一貫之體。分而致其用。則首以親親之要。次而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也。論道之本體。明德之主宰。一誠而已。而功用推其所知以知人。明其所明而明世。則必以功之次。而有秩之弗亂。序之不紊者耳。是以新民之旨。必以親親始。而親親以明明德為首。知其始可以悟其終。明其終可以復其始。始而終。終而始。體無終始。而後天之修。則不能不分而易知。別而易覺。故必一已先新。而後有以新民也。明德功夫。親親之要。已述之於前章。而親親以為新民之大用者。以明德功用之極。而致新於民。君子所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其知後知。覺後覺之功用。則修身之始。誠意正心。而必先致知格物。格致明其本能。斯可達其實於意誠。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克修也。孔子謂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此本於五行。而化五常。五常而敬用五事者。亦孔子推極其用之實耳。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恭作肅。言曰從。從作乂。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思曰睿。睿作聖。九思五事。無非修身以復其初。明德而歸其本耳。復初歸本。是道之先天以為眞如之照也。而人以後天之修。必以後天之實。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乃為功也。虛靈不昧。而誠一即在是已。誠而一之。一而誠之。而後其為聖也。惟能聰明睿智。全其德而合於天。契於道。上可以化下。君可以臨民也。此新民之本。修於

至聖。聰則聞。聞無所不辨其聲。明則見。見無所不觀其形。睿則通。通無所不用其幾。智則思。思無所不洞其微。是聰明睿智。而可以有臨者。其全體也。由體以致用。必分其德而為德。故寬裕溫柔。為功足以有容也。寬則廣。廣則納其博。裕則如，如則預其事。溫則和。和則厚其生。柔則順。順則從其意。此度量宏大。為仁之德。足以育物而有容也。能臨而有容。容則失於寬。難免弗義。以義之德制其事。必發強剛毅。有所執以善其後也。發則奮。奮則定其志。強則力。力則達其的。剛則直。直則底其成。毅則守。守則持其堅。是操守堅固。為義之德。足以制事而有執也。有執又不可無禮以為中正。故以齋莊中正繼之。乃為禮之德也。齋則純一而不二。莊則端嚴而不苟。中則立無偏倚。正則公無私邪。此禮之德。恪恭愼謹。足以蒞民而有敬也。所有臨而容而執而敬。而不可以不別。是文理密察為智之德。而竟其功用之至也。文以載道而有章。理以知天而不紊。密以詳切而不漏。察以洞悉而無惑。此精明識見。辨類而足以有別也。夫如是。道備於身。心合於德。萬物與我同一體。天地與我為一心。溥博所以如天。淵泉所以如淵也。功之於世。世得其利。德之於民。民獲其惠。是以其容之見。而民德之莫不欽敬。其行之宣。而民德之莫不信守。其言之發。而民德之莫不則從。功候行之於世。明德新之於民。故其民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新民之功如是。即明德之極。君子所以無所不用其極也。新民功用。治平要義。既不外是。故古之新民。而先自新也。湯之盤銘。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自新之德。而新其德於百姓也。康誥曰。作新民。除其舊染。作其新德。是明德自上而臨下。自明而明昧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新民之丕變。緣於聖德之日新也。研夫新民之功。首以自新為本。自新而後新於民。非明其明德。不克以明其體而致其用也。明明德以親親。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一貫功用。親親為始。故新民之始。即在親親也。所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孝悌為人之本。能親親則無不仁。無不義。無不禮。無不智。自能中道而新民。而止於仁義禮智之洽當處也。新民之旨其在是歟。

1. 止至善

老人曰。善為本體。至乃行用。止是行用之極。本體之至。止於其所當止之道也。故善即明德。至即新民。而止於至善者。則為明德新民之歸宿也。譬如日月之有光。為其本體之善。即日月之德也。日月之德。即為明德。明德之光而有照。是則至善也。然日月有時而為雲遮霧蔽。不得昭昭其光明。而有以障之。原其為障。蔽生於外。暈不在中。本體光明。依然故我。一旦撥雲霧以見青天。揭障蔽而復光明。則光復其本體。是即明明德。亦即止於至善也。夫孩提之童。知愛厥親。是生具之善德也。及其長。知敬厥兄。是明德之至也。而氣稟拘於生初。物欲蔽於生後。則有時而昏。弗孝弗悌。然其本體之明。有未嘗息。孝悌為人之本。非由於外鑠我也。我之固有。新以明之。即明明德。知此明德而止之。即止於至善也。蓋人生於大地之博。不得獨其生。而必有以相資者。是離乎羣則不得其生已。生不能離於羣。而居於羣之中。必有所接。必有所觸。必有相與之道也。此天之一陰一陽。而化五行。由五行之變而為五常五倫也。五常者。即人之相處於其間。而發生之關係也。其發生之關係為何。曰父子。曰君臣。曰夫婦。曰昆弟。曰朋友。此五倫之相生相化。而必有以主於其間者。故父子主於親。君臣主於義。夫婦主於別。昆弟主於序。朋友主於信。此主為五倫之大本。即五常之大經也。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於五倫之間。而行五常之事。則必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朋友友。而各盡其道之正焉。道能正其心身。則行無不正。能正其行，自能善處於五倫之間也。惟物欲旣蔽于後天。而氣稟又拘於先天。先後旣有所遷於其性。則性善者。亦可至於惡。性良者。亦能遷於偽也。故必以五常之正。而正於五倫之中。知其所當止之地。自能各盡其所宜也。故曰。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夫止於倡。為人婦止於從。為人兄止於友。為人弟止於悌。為朋友之間。止於信也。如是而止。是為止於至善。自然明其明德也。能明其明德。自無不日新。而除其一切之舊染也。由己而及於家。由家而推之於國與天下。是自新新民。民德常新。而各除其舊染之習也。學者研夫止於至善之道。其為功候之始耶。抑為修養之終也。大道一貫。本無終始。而功候之次第。則有本末終始。知其所先。而先其本始。明其所後。而後其末終也。蓋先天終即是始。始即是終。始終如一。無以為分。洎及後天。成為功序。則分為本末終始焉。明明德是新民始。而所以新民者在先親親。是親親又為新民之本已。親親新民一體。在止於至善。止於至善。其終始之道。與明明德有相互為功之徵也。明明德功在親親。親親為本。則新民其末也。先其所近。後其所遠。厚其所親。薄其所疏。此終始本末。先後之功用。可以次第明之也。惟道修在明善以止於至。必知其至。而後可以止於正當洽適處也。至於格物致知。以至誠意正心修身。是亦先格物之理。而致其知。則識不為惑。理不為障。知無不明。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已。定必曰有。則有為其本。四能其用也。知止有定。定其志之所向。內念不興。外惑弗搖。則心靜如止水。平平坦坦。天理自有圓滿活潑處也。如是心靜。當然安其所在。安其所在。則隨遇無不安。天任我翔其空。地任我躍其陸。久之觸處生機。靜觀自得。與天地同其智。則不慮而慮。慮亦非慮。而慮於不可知者。是則得其所止已。以知止而有定。因定而靜安慮得。得復止於至善。是始者即為終之原。而終者即為始之本也。悟乎孝親止於至善。揚名聲。顯父母。此孝之始也。而愛其親者。不侮於人。敬其親者。不慢於人。愛敬盡事之道。而愛人敬人。莫非新民之本歟。其功在孝親之始。而用極於新民。是新民之終。而返其孝思於其子。父能孝其祖。則子必孝其父。孝始於生事。孝終於死葬。父孝其祖以為榜樣。以啓其孫之孝其子。此莫非終而又為始之本乎。如天之生物。四時各異。春生其始也。冬藏其終也。冬藏其仁。以待來春之發。則終又為始。此終始之理。學者不可不辨也。能辨於是。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已。近於道。則不研其止。自明其止。不問其善。自止於至善。此止於至善之功也。



王道篇

1. 格致

老人曰。宇宙即吾心之真宰。吾心即宇宙之原則。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健行此真宰也。萬物之所以為萬物者。順從此原則也。人列三才以建極。全五行而參贊化育。順此原則之理。本此真宰之宗也。故即天即人。即人即天。天有此真宰理也。人有此原則亦理也。理之為物。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先天地而有此理在。闢陰陽而有此理存。人為萬物之靈。其靈惟心。心唯萬法之全。其全為理。故理為天地之原則。天地變化而成世界。則又為世界之原則已。人生於世界。一切政治法律經濟道德。無不以理為原則。理之所在，即道是也。道原出於天。而率由於人。人以心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

吾之知識。則理無不明。知無不盡。此為王道之本也。王道云者。治國平天下也。而國之本在人。故民為邦本也。王道必本於天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推此理以上合於天。下契於地。旁及於天下。則萬事萬化。萬有萬物。莫不任其真宰之原則。而各遂其生。各任其化已。

吾故謂治平之道原於心。心理明則事物當。所以格物致知。為全體之大用也。

吾心具足。

吾性覺照。心明則性見。無時不合德於天。即無在而不格致也。物理不外於我心。外心而求物。則物無關於心。遺物而求心。

吾心又為何物也。此格物致知以窮其理者。窮之於過去。窮之於現在。窮之於未來。窮其生生化化之理而不悖。是天理旣明。人理即知。則天理無不通已。蒼蒼者上而為清明。茫茫者下而為博厚。清明我之清明。博厚我之博厚。蒼蒼者知其為蒼蒼。而不可不知其為我之蒼蒼也。茫茫者知其為茫茫。而不可不知其為我之茫茫也。天地之變化。即我之變化。萬物之消長。即我之消長。體物而不遺。即理之具足也。此之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同其光。與四時同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生而聖者也。孔子答季康之問。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何以有螽。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再見。失閏也。此非知天而明四序乎。其穿井而獲狗。子曰吾聞之羊也。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此非察地而格物乎。魯司鐸災及宗廟。子曰及之者其桓僖乎。此非覺於因之果。而窮於人之理乎。獲麟。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非其時而見害。麟也胡為乎來哉。麟也胡為乎來哉。此非得道之真。而知世之不可化也哉。學者研夫先知人之所以不知。先覺世之所不覺。為其功之自修耶。抑其生所自知也。生而知之為聖。故其窮理格物致知。有非人所能及者。然學而知之。困而知之。成功則一。此其為功。必知而後已。必明而後休焉。古聖人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如是而化洽於天下。德佈於宇宙。又何莫非即心即理。即其所固有。而全其天之所賦於我者。非由於外鑠我。是我性之自足。我心之自理也。至於後天有形色之惑。則理或有所未明。有物欲之擾。則心或有所未澄也。默坐澄心。是先哲教人以窮理之功。良有以也。夫默坐澄心者。不待於坐。無在而非坐。無意於澄。無在而不澄也。不習不慮。無時而不在慮之中。是其心之有定。定而能靜。靜而能安。安而能慮。慮而能得。此莫非得於心之一者乎。天地人三之者形也。人地天一之者性也。性之所居府於心。心之所明靈其性。心之所以為清虛之府。知可以具眾理。明可以應萬世。天地皆備於我。萬物皆育於心。是心之主宰。莫非主宰於宇宙乎。心之原則。莫非原則於萬有乎。此心體之本能。不待格而後明。致而後知者。即所謂良知也。陽明倡致良知。則良能亦在斯已。良知良能。生有自來。老氏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復歸於嬰兒者。此即有生之初。心無不明。性無不靈也。惟後天知識日開。事務日雜。時有以障其明德。昧其靈性。今欲復其靈明。必虛極而靜篤。無思無為。始有感而遂通之妙。學子當悟於斯。心領神會。本其為心之用。一發為事之中節。初步功夫。所以不能不研心之體。心之用耳。心之體。其理無別也。而其心之用於事物者。則有公私正邪之判然。廓然而大公者。不假外求。是公心。是正心。倘為物欲之擾。陷溺其心。則為私心。為邪心也。公正私邪。分於用而不分於體。不分於體。是人之初無善亦無惡。無是亦無非也。其有則後天。其無即先天。修以先天是修。行以先天是行。以後天格致窮理功夫。返乎先天之盡性知命。其為格致之要乎。

1. 誠正

老人曰。意必先誠。其心乃正。心正則意亦從之。是心為意志之本。而意志是心之用也。心體本無。故曰性靈。意有所向。故曰意志。意志者。有所為而為。有所發而發也。人能於心之所發。戒自欺。求自慊。知善之當爲必為之。知惡之當去必去之。誠心實踐。毫無虛偽。久之則愧怍不生。有快然自足之趣。此慎獨之學。所以為明明德之基。亦即為平天下之本也。故誠意為善惡之分途。實天德之首要。正心為危微之分判。實王道之大原。惟心之在先天者。理本純粹。其德本明。而在後天者。氣質既雜。私欲牽引。不得其正而至於偏。是以有人心道心之分已。夫心豈有二。亦先後別其體用耳。靈性之心。心明誠也。知識之心。心私欲也。私欲與明誠。分道揚鑣。故天人有別。而聖凡異路焉。天理存性。人欲存欲。理存則人欲凈。欲存則天理亡。聖人以天地之心為心。則其心靈性所居也。庸人以識欲之心是尚。則其心屬於冥頑也。見色而好焉。聞聲而悅焉。世之屬於形色者。凡血氣之類。莫不相染成習。相習成俗。同流合污。而不知其心之本賦於天。非情欲之體也。聖人知天理之在人心。其生機蓋未嘗稍息。而七情所發。不能無偏。以氣質之心。牽擾其虛明之性。則意之所發為妄發。心之所動為妄動已。是故喜怒哀樂之恒情。見之於倫常日用之恒事。必盡美盡善。然後能作天地之綱維。否則一舉一動之偏。一言一行之偽。卽為反道悖德。迷失性眞。凡民有此。足以害其一身一家。君相有此。近之禍其一國。遠之禍及天下後世。故誠意之在人。為最緊要之關頭也。太極未開以前。無所謂天地日月山河萬物也。人身未生以前。亦無所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太極一動。而生天地。生萬物。於是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胎卵濕化。金石草木。雜然而興。紛然而起。而至清至靜之太極。化為至變至幻之人世已。聖人知人之先天。本極誠一。而在後天。發而為七情。放而為六欲。善善惡惡。是是非非。而氣質之剛柔。習俗之高下。又萬有不齊。於是至誠至一之天眞。鑿而為至繁至雜之事物。而興衰治亂。即由於人心之邪正覺迷。故教之以慎獨。告之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嚴。在於戒慎恐懼。戒慎於其隱。則見者不至或非。恐懼於其微。則顯者不至大過。由後天之知識。返乎先天之純一。則未發者得其中。已發者得其和。萬理匯於一心。萬善歸於一本。無一念之不誠。自無一事之或偽。達而在上。發皇其禮樂兵農之事業。其言足以興邦。窮而在下。慎守其詩書禮義之教化。其行足以成俗。內聖而後有外王。王道必本於天德。要其樞機在乎正心。而其扼要則在誠意。人果誠意正心。治國平天下之道在是已。

1. 修齊

老人曰。物格知致。所以通天下之理也。理通於天下。則千萬人之心。即一己之心也。意誠心正。所以遏一己之欲也。欲遏於一己。則一己之心。即千萬人之心也。物物各有一理。一理通則萬理融。不待物物以格之。而知自無不致也。人人各有一心。己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不必人人而正之。而意自無不誠也。好生惡死。人有同心。物有同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反求之道。以一己而推之於人物。人之所好。己亦好之。人之所惡。己亦惡之。此忠恕之大道。亦即修身之大道也。富貴人之同欲。素富貴行乎富貴。必以己之富貴而富貴於天下。貧賤人之同惡。素貧賤行乎貧賤。不以己之不欲而加之於人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君相絜矩之道。所以得人者昌也。君子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心既正。則身應已修已。然正於獨處者。未必能正於接人。正於默坐者。未必能正於臨事。於接人臨事時。自以為心正。不知事物乘於外。好惡即奪於中。心不覺已陷於偏。則身之修已有私憾。即如一家之內。不能皆賢。亦不能皆不肖者。勢也。於其賢者好之。並 其不賢之處。而亦好之。則失於偏愛之過寬。好而不知其惡已。於其不肖者惡之。並其非不肖之處。而亦惡之。則失於責備之過嚴。惡而不知其美已。或失之太容忍。或失之太分明。父母恐賊恩。不肯責其非。子弟畏傷情。不敢諫其失。則在己以為好所當好。家人不服其善善之公。以為惡所當惡。家人不以為惡惡之明。及至家之不齊。猶以為我身已修。我心已正。而不知是非顛倒。已失乎人情之正已。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必也於其所親愛。禮義以制之。勿令姑息優容。而偏於親愛。於其所賤惡。寬恕以教之。時時畧短取長。而不偏於賤惡。於尊長之應畏敬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勿阿順以失畏敬之真。於孤弱之宜哀矜者。恤其貧苦。別其功過。勿長惡以失哀矜之本。至於子孫奴僕。自難終日相對以禮貌。而不免於傲惰。然人雖卑微。亦必令其情能上達。而不可過於傲惰一概置之也。故為人父者。責子以孝。然必反求諸己之所以事父者。是否盡於孝道。己盡於孝。則不求其子之孝。而無不孝者也。為人君者。責臣以忠。然必反求諸己之所以使臣者。是否盡於仁恩。己盡於仁。則不求其臣之忠。而無不忠也。兄責其弟之恭。然必反求諸己之所以待弟者。是否盡於友愛。己盡於友。則不求其弟之恭。而無不恭者也。朋友之間。責人以信。然必反求諸己之所施於友者。是否能信。能盡信於朋友。則朋友未有不我信者也。故修身必反求諸己。己身能正。而後正其家人。正家人。則一家之人和樂。而各修其身。各修其身。而家自能齊其不齊。以至於齊已。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家庭敘天倫之樂。兄弟歌棠棣之篇。齊家之道。莫非由於修身之效乎。

1. 治平

老人曰。至矣哉先王之道。大矣哉聖人之德。建極而垂治。教世以新民。無為而民治。無能名而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由道之軌。順帝之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擊壤而歌。鼓腹而舞。不言道化。而世熙熙皥皥。不尙法制。而民雍雍穆穆。先王聖人之治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民同其心。己盡其性。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新天下之視聽。一天下之心志。先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所同願。勿私一己。道本諸身。推而及於家則家齊。以成教於國則國治。一家之中。賢否不一。嗜好各殊。焉得人人而齊之。一國之中。風俗異宜。人情殊俗。焉得事事而治之。不知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國之道多端。其要道不外於孝悌慈。以其人心之所同然也。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悖。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孝悌慈三者。皆一家之事。推之於國而國治。推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國與天下。人各有家。家各安其孝悌慈。又焉有不治與平者哉。夫一身之所處。有上下前後左右之弗同也。弗同於所處。而必同於其心者。同於心之好惡也。所惡於上之使我。則當度此使下之心。勿以所惡於上使下。所惡於下之事我。則當度此事上之心。勿以所惡於下者事上。前後左右。身處其間。我之惡人。亦猶人之惡我。必各得其平。施諸人者無不平。自然施諸己者無不欲。此絜矩之道。恕道也。君子行此恕道。則必本一誠以行之。未可以粉飾苟且為也。天下國家之地。廣已大已。其人民。眾已雜已。剛柔之風氣不同。文野之俗尙亦異。惟此天理之在人心。形而見之於好惡者。則無不合若符節焉。聖人以仁讓治國。而人民不免出於暴爭。是非之興。其因於財者為最切。仁者以財發身。財散則身安。不仁者以身發財。財聚則身危。君子以德為本。以財為末。平天下者。非無財之患。而無德之難也。天下所爭在財。不能平天下之爭心。而復與天下爭利。是導民以爭。施民以奪也。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竭民之財。絕利之源。此悖入悖出之危道也。平天下者。欲藏其富於民。即有與民生財之道。天地之財無盡。必使士農工商各盡其用。則生之者眾已。國家之用財有節。必使宮府職司。各得其宜。則食之者寡已。毋失天時。毋違地利。則生之者疾。上守禮度。下不侈靡。則用之者舒。務本而節用。實經國之遠圖。治國平天下之要。在人人心得其平。聖人以至德凝至道。不使有毫髮之私。一時之蔽。以實心行實政。由己而推之家國天下。

吾故曰。一誠而已。



聖學篇

1. 執中

老人曰。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建中立極。湯文武相傳之心法也。曰精曰一。曰皇曰極。名雖殊而其理則一也。蓋聖聖相傳。執其兩端。用其中而已矣。夫二帝三王之治。本諸道。二帝三王之道。本諸心。二帝三王之心。無非妙其用而執其中也。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此命禹。是堯舜禹相傳之道。執中而已。堯舜禹者。天下之大聖也。禪位讓國。以傳天下。天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授受之間。丁寧誥誡。不過如是。則知天下之理。陰陽之道。豈有加於是者哉。夫執者。擇善而固執之也。中者無過無不及也。天下事物。未有不相對待而相成者。然相成適以相反。故有陰即有陽。有善即有惡。有高即有下。有大即有小。有深即有淺。有遐即有邇也。考之於書。書有執中之辨。而發明中之所以為中也。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蓋中之所以為中。即以此端可以引物而申之也。夫高之積在下。有下然後有高。故曰。后非眾罔與守邦。知其高也。然欲固其高者。必固其下。故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下以資高。高而顧下。是升高者。必起於下。下即所以成其高。故曰。慎厥終。圖其始。慎終圖始。行遠之由近也。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高下之相成也。由近則可以至遠。故曰。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始終相成。故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也。高下相通。故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也。遐邇相資。故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也。始也終也。高也下也。遐也邇也。無非中也。夫中無對待。今有對待而謂之中者。聖學所執之中也。無時非中。無地非中。未可以迹象求之者也。故曰。惟精。又曰。惟一。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言慮之精於中也。又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是言念之精於中也。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是言時之精於中也。動於善者惟慮。能克念者惟聖。能憲天者惟時。是知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則無在而不精其一。無往而不得其中也。學子研夫中之為中。天地如圓球。究東為之中。抑西為之中歟。南為之中。抑北為之中歟。東西南北。各非其中。四維上下。又安得其中也。無其中。何以執其中。是中之所以為中者。無在而不中。無時而不中。無往而不中。未可以上下四旁限也。精於一而得中。則東西為中。南北避為中。四維上下莫不皆中已。要在修者自為體驗。而究其栗也。柔順近弱。然柔而能立也。愿慤無文。然愿而能恭也。亂世多治。然亂而能敬也。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此皐陶之行道九。而一其功則中也。此舜之大智。執兩端而用其中於民也。故用中於其事。事無大小而皆中理。用中於其物。物無巨細而各得當矣。蓋天下事理。有其上不必有其下。有其下不必有其上。上下相協。而成其德。是謂之中。明此兩執。是即執中之道也。

1. 中和

老人曰。中者靜也。和者動也。知其靜所以存。知其動所以節。存則天理不昧。天理不昧。而後大本立已。節則人欲不肆。人欲不肆。而後達道行已。然天理所以存而不昧者。約之以戒懼之功也。人欲所以節而不肆者。精之以謹獨之學也。戒懼之功。未發之中。靜也。謹獨之學。已發之和。動也。約以為戒懼之功者。自覩聞以至於不覩不聞。無稍偏倚。不偏不倚。則極其中。極其中所以大本立而日益固已。精以謹獨之學者。自隱微以至於應事接物。無或差謬。不差不謬。則極其和。極其和所以達道行而日益廣矣。夫

吾心之中和。原本自足。與天地無所差異。其性本生於心。心本於道。而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人心同於天心。而心之中和。即天地萬物之中和也。誠如是。則

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正。則天地位焉。

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天地之氣順。則萬物育焉。此致中和。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者。中由我致其中。和由我致其和。是中無不和。和無不中。一而二。二而一。心之作用。性之功能。人所獨得於天者厚。故其高明也。可參於天。其博厚也。可贊於地。其悠久無疆也。可以縱橫於宇宙人物之事功焉。如是而論人之所以為人者。無不仁。是仁則中。仁則和。仁則同於天地之先。有物混成。而建其極也。是仁而人。人而仁。亦一而二。二而一也。古無所分。人無不仁。中古以降。人失其仁。則道離已。道離於人。人不知道之所以為道也。人既不知道為何物。又安得而知中。更安得而知和也。不知中之為中。何以致和之為和。莫致其中和。未發即不中。發而焉能中節也。此中和所以為世告為人勉者。世人失其道。而逐流忘返。更不知人生本具之心。無不中和也。有聖人作。首傳執中。次演中和。是中和即所以執中。而守而行之也。學子研討中和為功。當先悟執中之理。悟執中之理。必先尋中之所在也。中之在人。為心為性。中之在事而發於行者。則有不同其性。而大異其用者也。節儉中也。節儉太過。則吝嗇已。其不及者。又流於奢侈。勇壯中也。勇壯太過則強暴已。其不及者。又流於懦弱。溫良中也。溫良太過。則卑污已。其不及者。又流於傲慢。敏達中也。敏達太過。則輕佻已。其不及者。又流為魯鈍。機智中也。機智太過。則諧謔已。其不及者。又流於嚴厲。如是以證。則知中之所以為中。必舍其兩端而用其中。斯得中之旨耳。

吾道化世。首重中和。是中之為和。而必先致其極。中者性無不中。而發未及於和者。修者未至也。修道未至其功。則必求於道之理。而後明於中。則幾於和已。此中庸為入道之門者。中庸之常。近以及遠。邇而達遐。自其卑即能至其高。能中即能和。能和於事。事無不中節。雖發之於心。而不擾於心。雖見之於事。而不勞於身。是則身心兩泰。性自光明。而無時不中於其本。而本於其道已。道有所本。而後心之所安。無往不泰。身之所在。無時不寧。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是能定其心者。心與道合也。心與道合。未發中。已發和。雖不言中和。然亦無時不中不和已。此心之所在。性實主之。性之所主。天實契之。天之所契。道實合之。道合天合。性無不合。則天地之性盡。萬物之性盡。性盡於一切。而一切莫不致中和已。時至今日。道其不行也。不中庸之所致耳。所以不中庸者。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君子守之。小人失之。守之而時中。失之而無忌憚已。此中庸難能。天下國家可均。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者。實因道之不存。是以難能耳。道之不存。又何怪其難能也。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故

吾傳誥而普度之。以大道之公。而發明中庸之理。其庶幾中庸即中和已。惟是中和之功。存養於靜。靜而后得。省察於動。動而后節。是存而靜。靜而時中。察而動。動而幾和。功候有莫之致而致。莫之知而知者。此莫非知天知人。而知於其心性之本諸天者乎。中和之功如斯。修子其參研可耳。

1. 仁義

老人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智者知也。合而言之道也。分而言之德也。道無不包。其為德則散為萬殊也。萬殊終歸於一本。是信也由於仁。智也由於仁。禮也由於仁。義也由於仁。仁而為人。故天地人為三才。人地天合一體。天即是人之體。人即是天之用。故人之為德也。上體於天。天無不愛。下體於地。地無不生。生生化化。仁愛之至。即道之全體大用也。是故求諸所以為仁者。必須先知天。而知天者。又必求之於人之所以為人。人者仁在其中。性實主之。仁在其內。心實具之也。性之所主。主於仁。心之所具。具於仁。是仁而為天地之德。人不可以不仁也。今為各各詳研仁之所以為仁。而後自知於義已。蓋仁闡明於孔子。春秋之際。戰爭殺伐。殘暴已極。故以仁為世之針砭。後之論仁者多矣。莊周曰。愛人利物之謂仁。鄭玄曰。仁者愛人以及物。韓愈曰。博愛之謂仁。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綜以上諸子所論。則知仁之所謂仁者。無非愛而已矣。然愛於世。則世必有以宜之者。愛於人人。則物亦必有以全之者。是愛未可務於博。而無所分也。愛無所分。故義以制其宜。而不使愛流於無差等。戰國孟子。因仁之不能制其宜也。而必斥其反乎中道。以大明仁之所以為仁。當以義而應乎時之宜。所以救時之弊也。彼時墨子楊子。莫不各競其說。而為世化。然墨曰。視人如己。兼愛之道。其道似仁而非仁也。楊子為我。一毛不取與於人。其道似義而非義也。似是而非。無以明於當世。則仁義不知其為何物也。故孟子倡言仁義。以救世匡時也。夫仁義之稱。不始於孟子。然大聲疾呼。欲以學說匡救一時者。則實始於孟子。孟子見梁惠王。王曰。何以利吾國。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孟子開宗明義第一章。而首論義利之辨也。蓋先利而後義。則上下交爭利。不奪不厭而國危。先義而後利。則利亦在其中已。由是而證義利。義其本。而利其末。德其先。而財其後也。德財義利。為世之所同趨。而好惡有不同。則君子小人分已。君子小人分。則其體用本末可以明。人必先本後末。則本立道生。道者天地之理。在天曰誠。在人曰仁。天之誠。即人之仁。人而能仁。可以與言誠已。知誠而守之。守而明之。誠於終始。則誠之為用。無所不盡其功用之極致也。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一即仁耳。仁者能一。故能好人。能惡人。能知人。而無不盡其所以為仁之道。孔門三千弟子。皆欲求仁。仲弓。冉求。子路。公西華。孔門之高弟也。孔子皆不以仁許之。以顏回之才。亦僅許以三月不違仁。可知仁之難能也。孔子尚不敢以仁自居。況其他哉。夫仁者。天之德。地之利。可以擬之。而在人則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其萬一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無言而仁也。人之誠。不足以達天。敬不足以契神靈。性不足以配上帝。故其為仁也。亦不過仁之一體。而非仁之全體也。就孔門問仁。所答之各異。則可知仁以人異。仁亦以時差。仁亦根器道德殊也。而就其最要。制於宜。應於機。而合於修子者言之。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給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克己復禮而為仁者。能仁。則義自在其中已。又曰。恭寬信敏惠。五者為仁也。蓋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此為仁之體用者。以是而築其基。則仁而得之於恭無不敬。仁而得之於寬無不容。仁而得之於敏無不達。仁而得之於惠無不濟。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人與天地同其德者仁也。仁能合而全乎體。分而致其用。斯為仁之全德。則無不義。無不禮。無不智。無不中道已。

1. 忠恕

老人曰。忠乃立身敦品之大本。恕是社會倫理之達道。宋儒以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此以字義解之也。蓋忠恕者。仁之變名耳。即恕之所以為恕。亦不過忠而已矣。忠恕為一貫之道者。忠則無不仁。仁則當必忠也。是忠者。無非盡己心之誠。誠之既盡。誠之外固無餘已。然忠在於己。必先知己之不忠。乃可以符其忠之實。人為四大假合。性靈藏於心。而後形體分焉。形體既分。則所屬於性靈之心者。必有所忠。乃可各盡其道。身有正邪。則不得忠於其心。心無正邪也。行有誠偽。則不得忠於其心。心無誠亦無偽也。言動視聽。有過有不及。心無過無不及。是過與不及者。不得忠於其心也。此言忠之本體。而非應於事者。用於事。必求事之所以為忠。孔子曰。言思忠。蓋人與世交際之道。莫不先有言。言無不誠。推而及於事。則無不忠於其事。忠於言。忠於事。即誠於心也。忠應事而分施。分施而立名。故有忠恕。忠信。忠愛。忠義。忠烈。忠勇。等等之稱。究其實。探其本。莫不由忠恕之本源。發而各達其名實也。如是則知忠之為用。道德體之。人類賴之也。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敬以持己。而忠以待人。則無不應事理之當然。忠盡於己。又必明乎自全之道。自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此忠之當盡。有時可止則止之。是忠之中。又有義焉。此忠之盡於身。盡於友者耳。其盡於君。盡於國者。則必盡其忠而後已。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忠於君國。而必求其盡心以成仁達忠也。學子研悟忠恕之道。一以貫之。究何以知之也。曾子親傳其道。常以之自省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由是可悟曾子之得於忠恕。故語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忠恕一貫之道。修身之道也。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季康子之問可以知已。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孝於親慈於眾。未有不忠於己者。忠於己而為政。先之以孝慈。民自無不忠。無不孝。無不慈。治國平天下。忠恕之道也。所以中庸引孔子之言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怨。亦勿施於人。蓋忠以盡己。恕以待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人己兩盡。則倫理之道。社會之交。莫不兼盡。

吾故曰。忠恕之道。天德之本。王道之基。而聖學之所以傳也。



性功篇

1. 存養

老人曰。性本靈生。鄰本炁成。炁成於道。先天地而存。闢陰陽而在。故其為化也。生無不成。其為度也。滅無不在。生生化化。天地無窮。而必有以成之者。性也。有成而必有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繼之善。是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修此而近。養此而生。生化不測不息。以運於無窮。是無窮其不息也莫不任其自然之功。而運其當然之候。天不言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生長收藏。則知其為生也。生必有滅。其為長也。長必有化。是其生化為滅度之本。而滅度又為生化之基也。蓋生生化化。一陰一陽之變。有不測之功耳。陰陽變遷。因氣而行。行無不遍。故上而清之。下而濁之。中而有清有濁。有清有濁。則必有正有邪。有公有私。有理有欲。有義有利也。世變紛耘。道因而大化。其運行於周天者。任其數轉。善者長存。惡者易滅。然亦有時善者祥。而惡者安享。是則理之無盡者本於情。情緣於欲。欲根於因。因因果果。三生三世。則有不得以一世概者。此理之於道。必明其究竟真諦。乃能悟乎過去。證乎未來。而大知於現在也。現在者過去之果。未來之因也。根生於籽。籽緣於仁。生仁化仁。仁而藏於收成。是又生化之本。循環無已。莫知其極。何知其根。不知其根。安有所存。既無所存。何以為養。是存養者。必存養於已知之候。必存養於大明之頃。此則存之者。存其生之性也。存其心之靈也。存其所以生化之炁也。炁由於道。道本於性。性不離於大道。相生相成。道先性後。性先道後。莫盡其極致者。無先亦無後。存其先者。先其所先之誠。存其後者。後其所盡之德。德在於性。性本於誠。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人道以反天道。一誠而已。誠無不明故知人。誠無不通故知天。知天知人。而後知之致而物格。物格而後明理以應事。應事而待物。盡於一己之性。性盡於天地。由近而遠。登高自卑。能誠於一己。則性盡於一己。性盡於一己則存。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之誠其意也。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此謂之物格也。物格而知致。知致而意誠。意誠而觀其心。心無其心。心無其心。是謂真心。真心者無不正也。心正必正其真心。正其真心。必以內觀其妙。外觀其窔。身體以力行。身體力行者。克己復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在在盡其禮。時時守其禮。禮者天理之原也。天理本原。身而行之。是即存己。體而悟之。是即養己。存養於不知。則其知也必大知。存養於不悟。則其悟也必大悟。故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明若不聞不視。蓋內觀已。內觀者所以藏其華去其文。無在而不實際已。所謂希顏之愚。效曾之魯。務實尚本。韜光養晦。躬行實踐。此存養要義。本諸心而已矣。天下之大根本者人心也。大肯綮者亦人心也。人心無念。此無極也。念生而惺惺。無極而太極也。無極太極。生化無窮。其惟心也。是心者存養之本。而功候之基也。

1. 精進

老人曰。陰與陽。立天之道也。剛與柔。立地之道也。仁與義。立人之道也。人道仁義。地道剛柔。天道陰陽。無非殊其名異其形。而其理則一也。一之者無不齊。齊之者無不孕。故一炁而化二氣。二氣相生。天地交泰。氤氤氲氲。萬物化醇。此生物所以不測者。陰陽之變於道。剛柔之易於道。仁義之合於道。無在而非大道之真宰。是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無所不然。無在而不行其當然之理。生不獨其生。必陰陽之並生。化不獨其化。必動靜之皆化。是化而生之。陰由於陽。生而化之。靜因於動。動靜相因。陰陽相互。大道之變化。化而極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存乎德行者。天之所以一變而剛柔。剛柔而分人道之仁義也。仁義陰陽之變化。化之於極至。而存乎其通。故通於神。神而明之。故生之易。此君子存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吉無不利者。天之所以助其功。順乎天也。人之所以助其行。信乎人也。順天思信。故其動。動得其宜。其靜。靜得其適。所以坦坦蕩蕩。無所不任自然。天空其心。海濶其志。物來順應。不役於物。事至付理。不執於事。終日行之。不覺其勞。蓋有以定之。定有以凝其氣。氣平心清。故定而不遷也。不遷其靜。則靜中生動。不遷其氣。則氣以成息。息息綿綿。若存若亡。云其有而不見。云其亡而有存。是在不知而知有所得已。此不知之知。不明之明。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無所不適其陰陽之化。無所不任其動靜之功。功候至是。誠天空任鳥飛。海濶憑魚躍矣。此謂之欲山川即山川。欲仙佛即仙佛。欲之所存。而不逾矩者。志於道。據於德。擇善而固執之。故止於至善之境也。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功候修養。必盡其力。而悟其理。盡其心而存其神。斯可精其所進。進無不應機已。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往來。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往來。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尺蠖之屈。為求信也。龍蛇之蟄。為存身也。精義如神。為致用也。利用安身。所以崇德也。君子研夫易。而知夫陰陽之變化。知夫陰陽之變化。而時不我與者。所以精進耳。學子功候。各有所悟。然於精之之道。未之能明者居多也。惟精而後一。惟一而後精。故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而必精一以守之。守其一而精之。精其道而進焉。此之謂精進也。

1. 克復

老人曰。易有太極。太極者一之謂。在天為道。在人即心。此心是人心。合於道心。即為天心。以此化為萬有。萬有而生萬世。大道之先無所謂極。亦無所謂非極。自然之中。玄黃分判。而動靜生焉。動靜生。乃由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由此太極而變為八卦。再由八卦而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而分為六十四卦。無窮之變化。而萬有生。萬有成。萬事亦即因之而不休已。蓋天之大。陰陽已盡之矣。地之大。剛柔已盡之矣。人並稱天地而列三。則動靜盡之矣。天生於動。地生於靜。一動一靜相交。而天之道盡於是已。動之始而陽生。動之極而陰生。一陰一陽相交。而天之用盡於是矣。靜之始而柔生。靜之極而剛生。一剛一柔相交。而地之用盡之矣。一動一靜。性所存也。一剛一柔。靈所具也。一陰一陽。神所全也。人之修而成聖。修而成佛。陰陽之變。變與天地合。動靜之化。化與天地參。剛柔之運。運與天地同。天地有否泰。故無剝不復。無往不來。陰陽相交。而四時行焉。動靜相形。而五行化焉。四時各遂其序。宜於寒者寒之。宜於暖者暖之。宜其所宜。故寒來暑往。而五行相生也。金生水。水生土。土生木。木生火。反之火而尅金。金而尅木。木而尅土。土而尅水。相生之餘。而又相尅焉。相尅之至。而又為之生也。故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藏。藏既尅於收。然藏為生之始。是功之成也。生化為本。功之化也。滅度是宗。一生一化。而天地否。一滅一度。而地天泰。泰所以為生之始。而否所以為滅之原。無滅何生。無生何化。無化何度。度之必由生化之機。其機之動。動乃生於靜也。其機之剛。剛乃制於柔也。動靜而寓乾坤之妙。剛柔而全牝牡之玄。妙之又妙。妙無其極。而玄乘之。玄而又玄。天地之根。萬物之本。人得而為功。人得而為候。人得而為修。人得而為存。修養於存。功候於守。守存其妙。妙不知妙。守存其玄。玄亦不知其玄。是妙亦空空。玄亦空空。空而不空。不空而真空矣。天上而日月星辰。地上而動植飛潛。然成變化之全功者。莫非此空中之妙。莫非此空中之玄耶。修悟此妙。而尋其變。修悟此玄。而探其奧。一尋而覺窔之所在。一探而明奧之所存。存在於性。性所以復其原。存在於心。心所以明其本。人生世上。形以囿其真。色以囿其誠。誠亦無誠。真而不真。雖為三才之列。萬物之長。而亦莫明其靈已。是以修復其失。以治其非。先以其所昧者而明之。所昏者而啟之。所蒙者而顯之。所濁者而清之。此克之所以云克者。克去形形。克去色色。克去世間之一切。復其本來之固有。本來之固有能復。則性無不明。靈無不清。炁無不凝。性明炁凝靈清。然後而知陰陽之合。而悟動靜之宜。而覺剛柔之參。先天如是之誠。後天如是之偽。閑邪存其誠。去其偽。歸其真。是克由自克。不假外求。復亦自復。不勞他取。自有其性。性自長存。命自長在。靈之涵於性命。神之寓於心中。天無不中而生。地無不中而化。人無不中而心存。心存則時中。時中而有。有則長存。時中而空。空則變化。是以欲飛非昇即飛昇。欲定遊即定遊。欲神佛即神佛。欲仙真即仙真。萬法惟心造。萬事由心生。心為人之大中。而天地之所以中者。合於人之大中。無時而不中也。故其生也化。其滅也度。其有也世無不有。其生也地無不生。萬有萬化。萬類萬情。萬之所以由。其由於一。一之所以來。其來於道。是道修功候。惟克其欲。惟克後天之人欲。人欲一無。而天理斯彰。天理所彰。即復禮已。復禮自然不為非禮之視聽言動已。此四勿根於三省。三省方知所以必克之欲。必復之禮。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克復於性功也如是。各各其三致意焉。

1. 氣化

老人曰。洋洋宇宙。浩浩萬有。大而升浮。天一氣也。博而降沉。地一氣也。天氣而上之。地氣而下之。一上而陽。一下而陰。陰陽相合。而生化萬有。萬有歸根。而反於天地。此循環於宇宙之間。莫非氣之使然也。氣所以使然而然者。氣有清濁之判。以分智慧。得氣之清者智。得氣之濁者愚。萬品不齊。而殊其性。性有所分。乃判陽陰。陽陰既殊。而上下之有所弗同者。為升沉之理。於是循而上之以陽。循而下之以陰。陰陽變化。而成其動靜之本。本立而道生。旋乾轉坤。大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是乃定其基也。基定而分。則數有奇有偶。天下所以相對待而生成也。世有謂之善者。即有惡焉。世有謂之賢者。即有不肖焉。上下不齊。清濁斯彰。大道為化。於是而度其心志。一惟於誠。誠惟合一。於其不齊者。上亦可下。下亦能上。清未始不可濁。濁亦未始不可清也。聖賢人也。凡庸亦人也。人而聖。人而凡。其惟不同者。性緣於情。情發於心。心生於志。志在於氣。有其上氣之純者。清智而聖也。氣之不充而頑喪者。濁愚而凡庸也。氣所以使之上下。以判聖凡者無他。氣之在身。身賴以存。氣之在性。性得而明。氣之在神。神得而完。氣之在精。精得而足。精之足者。神自完矣。神之完者。性自居於心府。時時明若照鑑。何以常存。存於道真。何以常滅。滅於形色之虛幻耳。形色虛幻。人自不知。而亦有知也。不自知其迷而忘返。然亦有時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存於其心。心本諸性。心性不離。而為氣所固定。斯不為貨利位名動於心。心不為動。其志之趨向。意之謀為。堅而有持。行天下之大道。存天下之仁心。語默云為。念不生於偽。心不馳於他。專一而不雜。日有所動。而養其浩然之氣。夜有所靜。而存其夜氣之真。是夜靜以存氣。消極而養也。日動以存氣。積極之養也。養於積極。而不知其進。養於消極。而不辨其增。此則增長於自然。自無假借勉強之弊耳。功候修養。氣為之主。身心性命氣屬之。而亦實主之也。有氣則心生。有氣則性明。有氣則靈清。心性靈俱得其力。而後知覺運動。乃能隨心所欲。而應萬事也。道在世間。何必修於世外。道在事理。要不着於事理。是雖氣之純為後天。而功則為反乎先天之本也。氣增於後天。則氣自化。氣之化生。則炁引炁接。而後天反乎先天已。先後合天。則至大至剛之炁氣。充周於一身者後氣也。塞於天地兩大者先炁也。先炁後氣。合而為一。是功候之至焉也。然其始。何莫非存氣於事物之間乎。存於事物之間。能知而率之。能明而使之。能完固而充之。此又集義而生也。集義而生。斯無餒耳。此氣化關於性功。性功必始於氣化者如是。各各其參悟焉。



坐法篇

1. 築基

老人曰。靈化萬類。炁孕一胞。其化所宗。體本於無。而用以成其生者。靈為之運也。靈運於生。生乃永長。靈化於長。長乃不滅。是生生長長。必先有其體之立。而後發育於用。生之無窮。化之弗滅。生化各遂其固定之理。而主宰於大道之本原者。炁孕一胞。先天地而成其理。後天地而運其玄功也。天地雖大。一玄所主。萬類雖繁。一玄所宗。主於其靈。生化乃成。宗於其炁。滅度是循。世有因果。人有善惡。無非循於炁之所宗。而分所得厚薄。以殊體異性也。體殊於萬有。性異於眾生。度化於一而齊之。所以先以靈為一本。炁為一玄。玄而歸納於不可思議。而後事各有因。物各有情。因於其生化之基。而任其自為滅度之本。宇宙之間。所以不窮道化。靈炁所宗。未有不因其情。而成其性命之原者。此修養功候。先悟道本。斯可以知基之所由來。性之所由生。命之所由定。性堅命定。命定靈結於虛空。炁化於靜默。一轉移而功至其極。一運化而候臻其妙。虛極靜篤。動以直。靜以清。動靜咸宜。則清者上升而達任府。任府能通。則引而納於清空之境。前後相循。一息莫止。是周天之候。一度如是。二度如是。以如是而如是其性天。性天日永。坐道虔嚮。自有成其功夫之妙焉。惟是初坐。靈未之凝。何以言充。性未之定。何以言化。不充不廣。不化不玄。不廣則其修養難周於一身。修不周於一身之功候。則其清者不升。濁者不降。雖日坐四度。以至八度。終莫止於其念也。念不止於心。心不寧於神。神不守於竅。竅不明乎奧。坐固坐已。究何益於道功哉。坐無益於道。身無益於性。是雖坐之亦同弗坐也。此言坐必先研夫坐之基也。明乎坐基。而先固其基。則必築其不拔之大本。乃能一勞永逸。坐如是。不坐亦如是也。築基云者。一身小天地。而一大周天也。小天地而一大周天。是有性有靈。有其魂魄者。俱生於炁氣之相運也。炁氣相運而成形。形具而魂居。魂居而魄在。靈性之原於神魂者。亦因之而賦於清空之府也。靈性賦於清空之府。而神魂居於心腑之內。周天全其度數。各以其所生而相生。各以其所制而相制。各以其所役而役於事物。靈有所明。明於其神。神有所知。知於其心。是心之在於先天者玄。居於後天者妙。玄妙而生化一切。此基之宜固。而先立乎其大者。亦惟心而已矣。坐法功候萬千。各有其下手之弗同也。然立乎其大者。先乎其重者。大者重者。而必首以安。為初之慎修。則中堅恬定。心實主之。所以築基以心為功先耳。

1. 觀止

老人曰。三省堅定。聖域可證。一念總持。極樂可登。修功修其心。養功養其念。心念俱灰。空則虛已。虛則守已。守則定已。定則靜於其動。止於其妙。而為運靈之不息。大道全乎其身。性光普及其體。身體為後天之城郭。而性靈為之率也。性靈者秉於先天。化於一炁。炁化而為身體之主宰。是身體之動也。必動於其氣。身體之靜也。必靜於其氣。氣由炁生。炁以生命。由是氣之動靜。乃得其適者耳。後天修養。以固先天。先天之固。則其炁可植百年之用。所謂延其年而益其壽者。身體之健全。發乎健全之精神也。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身體。其健全之身體。遂不可固於健全之精神歟。健於內必固於外。健於表必固於裏。道功相用。性命相維。有其誠於中之本。必有其形於外之實。實功實候。而又必實於其舉動云為之頃。因實主於虛之妙。而妙原於虛之極。虛極心為功用。在其運用於動靜之坦適耳。功候修養。求其一身之適。身適而後心泰。心泰自然體壯已。體壯以言功。功斯不間。體壯以言候。候乃克堅。蓋修養於後天。身體為要也。功候於先天。性靈是圖也。身體為性靈之保障。而性靈則身體之屏藩也。身體以性靈而存。性靈賴身體而在。是身體之固。方可以為功候之助者。修子不可不知也。惟是修養於身不難。而實難之也。身體之修。猶如是之難。而性靈之養。當更難而又難也。所以云難。難於修心未定。修志不誠耳。修心不定。修志不誠。惟世間者是尚。不能竟其功。況修養之大法哉。如是而論修養功候。能定能誠。則易如反掌。又何難之有哉。易於修養。而必易於心志之持守。故有其誠志。必抵於其成。有其定念。必達於其的。天下無難事。惟恐志不堅。志者聖由此進。賢由此升。仙佛由此證。極樂由此登。聖域之入。是俱以此志而為階梯焉。志之所以能如是以成功之大備者。以志屬於氣。凝於神。定於心。充於精。明於靈。而後率以為先。無往不利。進則有守。退則是宗。守於其極。定於其宜。所謂宜化宜修。定誠定明。而超上上乘者。定之極功。志有其堅而不拔。守而不放。誠於終始。雖有來擾。亦不為遷。雖有所惑。亦不稍改。金石之性。芝蘭之境。恬淡而適其靜篤。淡泊以明其真行。功至斯候。鍜鍊以至純青。上而升之。大化於腦髓。下而降之。降魔於尾閭。三關之走。走而有守。三關之定。定而有時。時中於其妙奧之大本者。志堅心誠。心誠以固大本。是功於其本。而行於其用。上丹田於守。而凝於流動之不充。下元乃化。坐候升降。惟清是尚。惟濁是降。上清丹充之府。下降渣滓所排於外者。循環而走。氣之所垂。有定有通。有運而息潛。息潛而善於周天之候。則定亦不定。守亦不守。走亦非走。堅亦非堅。是乃堅定守走。一其妙而充其奧。小充之脫。大充之入。上虛之離。清虛之登。此則可以云總持堅定已。總持者起於一念之真意也。堅定者發於三省之不違也。顏子三月守之。而不稍移。是以其庶幾之才成也。學子日有修進。時有功增。守其堅定而不違於仁者。一念之總持。是亦可登極樂之境也。蓋仁者壽。仁者慈祥為懷。愛施為念。不涉於己。不私於身。故不為物所傷。事所役。其壽乃長。所謂有堯舜之志。則必有松喬之壽者。心志專於一。一於仁慈之廓然大公。志不為形所役。物所累也。形物不干於其心。嗜欲不涉於其念。心念所發。發於其仁。心念所止。止於其道。道止於心。心繫於念。念持於神。神歸於性。性觀於妙。妙化乃玄。玄而內觀有欲則竅守。無欲則妙有。如是而止。如是而觀。如是而住。如是而登於無上上乘者。此觀止之所由自也。

1. 妙息

老人曰。秉六如之觀智。掃五蘊之蔽蒙。修人同具妙奧圓。本來自虛自在。何罣於形色之紛紛也。後天既入步於塵埃。智識日開。覺照日蔽。損其天真而耗其固有。是乃六如不清已。不清不靜。不靜不澄。不澄何照。不照何明。不明所以未知其所自來。亦不知其所自去已。生昧乎其所來。歸昧乎其所自去。來去自如之佛性。已盡於世塵之剎那已。故言修功。修六如之本具。故言養功。養三寶之清充。功候功修。功於自身。豈有身外而為修持哉。如是以探道奧。何奧之有。不奧自易於修。此今世之佛果。遍地皆種也。修子乘時臨塵。佛果之收。不難於成。而難於種耳。前種後收。必有其功之存於過去。而收於未來。是果是證。是未可以知其究竟。自如之境。亦無非覺而已矣。覺者無其形之可覺。亦無其相之可尋。六如皆空。何存是相。是相一掃。五蘊乃空。空而為之築。築於不空。妙有之真如本來。一其炁。混其輪。六善大化。亦惟有於綿綿密密之中。作寂寂惺惺之守耳。功候之中。惟以守尚。而守之於虛實。煉無而有之間。必以其虛亡何自之頃是尋。而後得其奧旨。坐如是守。守如是坐。坐於平。守於默。始平終默。而三華之聚於頂。五炁方可朝於元也。頂聚靈充。放大光圓靈。則炁海之凝結。抱一而皈其樸。明素而反其原。原來樸素。易所謂無極而太極。太一而太素太始。以循其軌者。天開於子。地闢於丑。寅而生人。一而二。二而三。時會其運。大周於乾坤。而定位於剛柔。動靜之生化於陰陽者。南離生火。北坎化水。水來固炁。炁以還虛。虛而定其清濁。乾坤之順道。一而三。三而變化萬端。一身陰陽之所具。天地之所全。五行七寶之所媾造。而大用於生化之原者。順其運而生。逆其運而滅。生化度滅。智愚於是而判於上下。以為妙靈圓覺。是否定其本真耳。學子功候。坐為始而守為終。坐即所以妙其固有。明其本真也。本真知而固有在。以為息息之運行。則妙由智生。智由覺來。覺者先天之性也。先天性覺。則人即天。凡即聖。反是則聖亦沉。佛亦墮。而亦不得皈其真也。蓋人生自息。息而不息。乃道化之妙諦耳。守以維真。抱而歸實。真實復其肫肫之仁。先天地而生之大本。於焉而固基已。基能固於息。妙而守。守而長存。延齡益壽。袪病壯神。無非功候之不間耳。功候不間。修於妙息。養於妙息。此息而非息。一呼一吸。而亦不息。息之所以不息而息。息亦有所動靜之可定可手可養。可保太和二化之玄真。此道得自身之圓明。五蘊自除。三光自現。定遊飛昇。而超出一切幻境以登上虛。止此造詣。可云極已。惟初修坐。而先定其息。實有不得其妙義者耳。息必先定。而後任其通暢。七匯八回。九轉丹成。坤坎不涉於乾離。水火既濟。相生相轉。周而復始。始而復終。不終不始。一日之坐如是也。十日百日之坐亦如是也。坐如是。不坐而時運息於妙者。不坐之坐亦如是也。所謂行動坐臥不離。而不可須臾或間者。此息發於炁。運於呼吸。而系於心神也。是息於心神。系於一炁。而為四肢百骸。萬絡千肌之運化。以演成一片之真靈。上虛玄門。皚皚無以自知。此何境也。天樞妙境。閬苑蓬萊不異也。各各其守妙息。以造詣坐後功用之極斯可耳。

1. 定慧

老人曰。坐有形乎。坐無形也。坐有相乎。坐無相也。有形斯滅。有相斯假。坐無其形。形乃真定。坐無其相。相乃玄虛。玄虛真定。坐之要諦。而修養之捷徑也。功候為修。功候玄虛。功候為養。功候真定。是真定於玄虛。玄虛於空界。界色輪天。不生不滅。坐得而守其竅也。是竅之定已。定於其奧。而奧由於誠。誠始之堅。堅發乎戒。而戒為入修之初步功夫者。修不知其清也。戒而清之。修不知其靜也。戒而靜之。修不知其明也。戒而明之。修不知其悟也。戒而悟之。明悟大道之真。其修乃成。修成而後堅於其功。功斯不墜。堅於其候。候乃不離。不離於候。候自維於功也。功候相維。文烹武煉。陰陽之火。上而升其化。下而降其濁。不使有纖絲妄念。不使有點塵渣滓。而後一平如息。一清如水。水之蒸蒸。在於爐火。不使之燼。則其乾陽乾陰。化冶一爐。而融冶於一團和氣也。和為貴。故無不平。和平以調其陰而洽其陽。則攝其物欲。屏其妄念。道功自至。大而化於性。性必堅定而明。大而化於靈。靈必清充而凝。大而化於神。神必寧靜而致遠。聲屏息啄。一火來尅。一水相用。水火之相濟。化火生水。化水為火。不生亦不滅。不增亦不減。守其常而持其恒。道非道外煉於我。我性自如。我靈自在。靈光將放大圓靈之際。事必有祟。物必有魔。邪驅祟滅。吾木先胞。乃固於其性天之日永已。所謂三度將成。而二度將融者。鼎爐丹田之相轉移而相化。是必先守其不動之動。不靜之靜。以為功候之進。庶幾文火不傷其陽。武火不害其陰。陰陽相生而不相害。則剛柔相濟以相成。玄牝相因而結胚胎之靈已。鉛汞相濟。坎離盡虛。是水即水。是火即火。命門中天。上至腦髓。下抵尾閭之關。鵲橋重樓。自為之轉。而任通於督也。自為之運。而督回於任也。前者後之。後者前之。上降下清。清充之府乃固。下升於上。腦海髓山亦必堅如金玉。所謂百 不能易者。功候純定。則其先天之智大啟已。先天智啟。則性靈之宿根慧光大展。上通下澈。無所不知。無所不明。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六大神通。而無不通。故欲仙即仙。欲佛即佛。欲廣大則放彌於六合。欲小微則藏於粟黍中也。此道功大化。必定其先慧者。慧光一啟。大備於造化之真宰已。不言溫養。而自溫養。不言沐浴。而自沐浴。不言交媾。而聖嬰之結晶。精神逆行。大氣流暢。而還元炁一胞者。是誠順則生人。逆則成佛也。學習功候。惟難於將成之際。魔祟來擾。時侵其靈光。而奪其氣魄。不可不慎也。慎者惟何。坐功初以堅誠恒持。終以戒定慧守。靈明大啟之日。則百讀而卒不得一解之海水炊飯熟。冰窨報花開。至此當自明之。亦無非如是而已矣。

1. 煉神

老人曰。

心住靈台身有主。氣皈元海壽無窮。仙爐鼎內無他樂。雜礦煉冶百成金。

築基煉己修心始。修心須識天心生。一陽初動興功日。九轉還丹得道行。

身以心主。心以神宰。而靈性係於一炁大化之中者。惟修得養其本。惟養得充其恒。固本充恒。所以長生長榮。生而不知其所息。榮而莫明其所潛。道功至是。心神為主。實氣定之。氣之所定。實靜靜之也。靜之所靜。實動之功候而返本還元。歸根復命。性堅則命如。綿綿密密之坐。而惺惺悟悟之守。杳兮冥兮。恍兮惚兮。自亦不知其所自息兮。是火候純青。自能煉於一守。一守而冶於一恒。則恒之堅之。披之離之合之。而得初步之功。莫非煉己而築基於身也。身築其基。則心得守其固本充恒之妙。此謂之丹完光定。而本固充恒。亦無非如是而已矣。道可道而亦可到其極。致其虛極。守其靜篤。心神不亂。外惑不擾。內魔不興。不擾不興。平平坦坦。靈自清明。清明其靈。光無不照。照澈一切。正者正之。邪者邪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認得不死人。方纔人不死。此丹經惟一妙訣。蓋人自悟其形者。假合於四大。自悟其身者。受形於色界。是色界幻得幻失。終不保於一靈歸光者。心實有丹。如天之丹在日。守心之丹。而明日丹。知天丹之時中。時有時無。時存於兩大。如山之靜。如水之動。如日月之明。操之而存於不朽。放之而彌綸於宇宙。誠非物質之研。而可企及於萬一也。道功道候。惟道是修。修養於無為。故重在空虛。而不尚實質也。言神神不得見。而神實守之。言靈靈可覩。而靈實存之也。存而不知其所自。有而不明其所來。皈根即皈根於是。復命亦復命於此。皈復元虛。則形色化為虛亡。煉亡而有。有則炁胞恒存。目一秒息。時有所見。其黃若礦金。白若溫玉。黑若膠漆。雜礦煉冶。而充於一爐。爐火烹烹。乾陽化合坤陰。陰陽之精。二五妙合。結其動者。則乾體也。結其靜者。則坤體也。乾坤相結。則金公木母。不媒之媒。自聚其氣於五。自凝其花於三。九轉七返。則金漿玉液。充滿於腦海髓山。腦海是充。充而為動。髓山是凝。凝而為靜。動靜於一息。一息而覺其真意所在也。真意有知。即此便是玄關。即便是一竅。即此便是沐浴溫養返還皈根也。道淺道深。皆未有偏。而其成功一也。靈台有照。覺下即悟。悟而即得。此得道行於築基煉己之功者。莫非修其心而心煉。復其靈而靈冶哉。

1. 明玄

老人曰。氣炁運化。五行相生。何用抽坎填離。身心調攝。萬緣俱寂。自能降龍伏虎。一陽來復。靜操水中之金。五氣朝元。動熄木中之火。築基於性天。以探陰陽消長之機。煉己於靈明。而竊造化氤氲之秘。融精氣神而還虛。化身心意以合道。三千火候。功雖有異。百日築基。候豈二致。得其一。萬事畢。大道修養。性天是堅。性天之堅。惟氣為固。氣之固也。固於物欲之不擾。形色之弗幻耳。此先天功夫。後天成之。必在塵而修出塵之法。居世而超世外之緣也。人由性來。性根乎情。情之所發。動於陰陽未交之先。已蘊其多感之種也。是修其後天之情。而能返乎先天之性者。性從靈來。靈由炁生。化炁而為氣。人得氣而生生化化。返本還原。就此生生之理。化化之原。而皈一於真如。是則真如定於炁先。真如運於靈始。炁之先。靈之始。而為功候之修養。則其不昧之明。復其原充。不執之神。返乎本固。由是而凝。莫非凝於其實中之虛。虛中之實也。虛者以實其功。實者而虛其候。非有亦不可謂之無。非無更不可謂之有。杳然之中。不可捉摸。惚然之中。未容尋視。一點真靈不昧於性天者。坐其堅功。坐其堅候。遇斯而溫養之。而調和之。而融洽之。而分化之。則調和自得其適。運於其化。則溫養自得其宜。功候升轉。調其陰以化陽。柔其陽而亢陰。陰陽不制。則靈明之轉於太虛。其清自升升昷昷已。道功道候。昷昷升升。清濁乃判。形神不離。亦無所謂合者。合不能合。分不能分。精神天之分也。骨骸地之分也。精神離形。各皈其真。我尚何存。我尚何存者。我之所以不存者形也。我之所以必存者靈也。生不由其生。化不由其化。天地造化。冶大千萬物為一爐。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死自不由於人。而亦必有不任於天者。順逆之機。於此而判。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若存則存。而不怠不勤。則用之無間。不怠不荒。功候之進。有不得其知者。勿助勿長。陰陽有不覺其化者也。生生化化。原於天地之本旨。而誠其修養。以返其道之大原者。本乎天。法乎自然。任乎天然。自然之中。其自然以為轉。則轉化之境。莫非玄而又玄。妙中以得其妙。則明乎九轉七返之候。上升不傷其陽。下降不害其陰。陰陽相生。五行相化。水火自濟。鼎爐自立。玄關一竅。莫知其奧者。明靈之妙。自明玄竅已。噫。靈炁皈根處。身心復命時。玄關真一竅。修得幾人知。

1. 發奧

老人曰。六度施真常之行。三關闢自新之路。猿馬伏於神宮。三飛四掃。河車出自禽門。七還九轉。心無私欲。志存專精。專精於一。則一而定其萬。萬緣俱寂。百法不生。不生亦不滅。生化之大原。得而悟其真。明而獲其本。本立而道生。大道之在於息息生生化化而無窮。無窮則通其有。變其無。運其虛而轉其實。因因果果。相復相返。以成其相用之功候。動之乃可不動其靜。靜之方能不靜其動。是靜中之動。動中之靜。靜而虛空。虛空妙有。似有而不可謂之有。然亦不可謂之無。乃形中之色。色中之形。形神不離。運化乾爐。乾爐運化在握。一陽操之在我。飛三心。掃四相。清其濁以制其功候。則功候升轉。自調其陰。洽其陽。陰陽調和而相生。水來濟火。火來尅金。金來生水。生中之尅。尅亦為生。五行變化之運轉。非至純其堅定。不克以臻斯妙耳。然亦時為定中之轉。以知其虛中之玄者。此堅功猶未及。而其虛候至其境也。堅功虛候。是有判則判於其神。是無判則不判於一炁之主。一炁化二氣。合亦為分。然神各運其奧。性之不同。靈亦有異。性靈有別。神識乃殊。神識殊於清濁。惟修克復。功雖異趣。而其誠則一。一其功。修得其氣息之凝。養亦得其氣息之凝也。氣息凝於修養。則靈息之固於自然。炁息之堅於天然。大自然之中。孕育造化之妙。不得不然也。功行功候。自然於修養。自然於堅誠。堅誠修養。靈炁為充。一身腦髓。無地不充。無時不凝。充凝腦髓。真丹將成。金烏玉兔。不捉而自獲。黃芽白雪。不食而自甘。所謂蒙山頂上茶。揚子江心水者。時機一至。自然功候得成已。惟是功候增至六度。邪祟魄魔之擾。亦愈侵而愈烈。道高魔重。當然之勢。必預為當然之防。道慈並重。三千功滿。八百果圓。有其修功。必具其善果。方克培其根蒂。學子於功候。大望之成。千萬之計。慈以維道。善而培候。未容或忽也。道之所以為道。應時機之所需要。聰明正直之謂神。盡其心。誠其力。而為仁慈充量之濟度。是則正直之聰明。在世而至人。出世而至聖。功候之得於剎那間。此乃超世之另一捷徑也。然善福有限。欲福慧雙修。是又不能不以坐為修行惟一妙諦也。坐乃道本。亦慈之原也。道慈功行之妙諦。

吾今發奧。而為修子說者。乾坤造化一鼎爐。萬物一切為藥物。心是性主天地根。修養之奧惟斯固。此收其放心。復其散靈。靈復心收。奧亦不奧。自明其玄。更何發之有哉。

1. 覺如

老人曰。耳聲目色。心觸意法。六根不清。何以定性。性之不定。炁何由固。炁之不固。則其動之無以靜。靜之無以動。必不能運於玄窔也。玄窔不運。真如之本何為凝堅。不堅不凝。則其先天為後天之滯。功候亦必不得其守已。是功於其候。必守於其真。候於其功。必守於其誠。真誠是守。其心乃寧。心寧則神完。神完則精氣固已。精氣能固。自定於其中。中真恬定。塵飛障落。無量劫數。於是超脫。劫劫不懼。所以聚氣也。氣聚則內丹之充於乾爐。自保文武之火。陽盛不傷其苗。陰盛不損其蒂。不傷不損。而後黃芽出於白雪。清風暢於明日。是潛是移。是默是化。自亦不識丹之所成。而丹成已。大丹既成。則出而定遊。入而息息。妄念萌孽。四肢百骸。自然各運其自適之妙已。內守五中。五中潛陽。坎水皆滿。燥火自滅。動靜咸育。行止皆宜。坐如是。不坐亦如是。以如是而如是。則覺如於虛。以如是非如是。則覺如於空。真空不空。乃空而有形。形無其形。形而見色。色無其色。五蘊皆空。六根自淨。六根清淨。何非定於炁先。炁先之定。何非凝於神始。神始之凝。何非固於精進也。精進而還氣之實。氣實而還神之虛。神虛而歸虛中之真虛。則真虛運於玄窔之守。玄窔運而自守。上下自如。動靜胥適。無處非窔。即無一地非奧。一身百鍊之錘。造化雖冶夫萬物。而我百鍊不壞金剛身。何以能陶鑄也。功候至斯。超三界以常存。歷萬劫而弗朽。無而神在。有而空虛。我之為我。形化氣散。真如歸根。由生而自生。復歸而自歸。陰陽轉四序。五行運生尅。我靈歸根。誰復我害。陰陽不得變我身之四時。五行不得轉吾靈之生尅。故生也由吾。皈也由吾。吾之自然。欲有而形見。欲無而靈存。靈形卷放。伸屈自在。此莫非修養固於其真而覺於其如者乎。惟真誠覺如。後天形色是障。塵世物欲為幻。內輕則外重。外之所重。形色之自奉於身。而不知其靈神之守也。靈神失守。則目中所有。盡是世上之色耳。耳中所有。盡是塵中之聲。聲色炫惑。則心擾而神離。神離則道離。道離則其性亦昧。其性既昧。靈失根本。何以存誠。誠無以存。天道愈遠。人世是以劫重也。人世劫重。日演日下。樸質一變而輕浮。放僻邪侈。無所不肆其妄。此人心之愈不可收拾。而不傳之秘。是以降世問津焉。修子生逢其盛。得聞至道。道岸同登。妙山有諦。終能彌劫度人也。是以彌化之功。坐以始之。坐所以平其心。和其氣。心平氣和。真如自覺。歸根復命。善為至寶。得一而拳拳服膺。吾道大昌。妙山大啟廣度之門。其惟志堅心誠。有以明悟而得之哉。

1. 退藏

老人曰。一炁孕育。有放有收。收於六合。收歸一胞。大道生化。修養必本乎基之所定以為功候也。功候云者。修養之真實。而為倫常之運用。修道之空虛。則返原以歸根。歸根返樸。真如在抱。一元真炁。不息於其神者。必不息於其靈。不息於其靈者。必不息於其炁。不息於其炁。而後三元之合於一窔。關之不關。定之不定。是關而放其光。是定而走於盤。無一息之守。是乃真走。無一時之定。是乃真定。云關則退藏其候而守於其虛。虛之極則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道其先天。無所不明其奧。道在後天。無所不審其理。理存於一。一即道體。知其體而達其用。有形者無非形外之形。有色者無非色外之聲。是聲色出因緣而超情識。則形色俱化。有則恒存。無則炁胞。炁胞有存。而充其二奧。一中之定。定此而化。一中之潛。潛此而妙。妙其固有。是固有本無物也。無物生化。大千萬有何來。來於不彀不 。接適之功。於是大運其妙。而玄宗一玄。真宰乃生。無極太極之變。陰陽運行。兩大合於一身。一靈歸光。吾性是存。此誠性存存。道義之門。妙之功用。初以鬆鬆拏拏為淺修之基。而繼之以穿走之行。則功候之動靜。而知夫運用玄窔。乃有所見。亦無所見。乃有所悟。亦無所悟。是見是悟。昧者明之。愚者覺之。可以意會神知。而不能道其究竟者。道可道則非道。法可法則非法。是亦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惟在坐悟。坐悟一切。易旨所備。易旨所備。乾坤定位。剛柔適其動靜。動靜契乎陰陽。陰陽之調洽。功不使傷其妙。候不使淪其胥。華蓋肺腧。皆成聲子。炁母一胞所孕。由生化而涅槃。仙凡一理。覺迷豈二。一覺則惺而守之。一迷則昧而因之。世人之因因果果。而不出於迷途者。道在人。而人自離道。是修養之超化。而普渡三千。緣會微秒。開而復闔。祇此一刻光陰。世界永不變壞。亦惟此間髮之緣化而已。各各知悟道功修候。尚守其性靈者。性靈守。而光大其本。則玄妙得於剎那之間。無非一覺而已。覺以守之。退藏於密。以應萬事。以固萬有。以和萬化。萬殊終歸於一者。道一風同。得其一。萬事畢。守藏而退。功候至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是真糊塗。惟真糊塗斯應機耳。各各研此。退藏洗心可已。



行修篇

1. 理敬

老人曰。窮理所以盡性。居敬所以慎獨。窮理必極其精。精則盡其性也。居敬必極其至。至則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中。發而中節者和。視聽言動之未形者靜。形而中理者道。道道則理理。天下未有不致中和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形形色色。生生化化。於茲而定其基。是基云玄。玄者先天地而生。闢陰陽而在。生化於無無之前。化度於有有之後。是前後之運輪。而變無窮之生尅者。道一風同。云無無不在。云有無所知。是知其理。而必格於物。格於物必盡其良知良能。良知其靜也。良能其動也。靜由於敬。故必居敬而靜虛。靜虛則動直。動直則公。公則平。平則中。中則和。是中於天者。必和於地。中於陰者。必和於陽。中和於天地。是吾心之天地也。中和於陰陽。是吾心之陰陽也。吾心自有吾性。吾性自存吾靈。吾靈自有吾炁。吾炁不息。上通於天。下澈於地。中而格於萬物。人即天。天即人。天人不外於一理。吾心亦惟理是存。存於此理。則此理一陰一陽在於吾身。吾身一陰一陽在。而天地之一陰一陽合於吾身也。吾身之合。合於天地之動靜也。動靜根於吾心。合於天地之剛柔也。剛柔根於吾性。吾心吾性。出因緣而超上清。則上清合於一德。一德契於一法。一法根於地。地根於天。天跟於道。道根於自然。能自然於物欲之外者。則自然其天也。若自然於事物之中。則自然其法已。自然於法。萬法之生。則心困於法。心困何以超於物外。不得超於物外。何以超之世表。不超出於世。何以歸根。不明歸根之本。何以復命之原。生不得歸其根。歸不得復其命。天地之全於我者。我棄之如敝屣。此下士所以聞道而大笑也。上通上達者。聞道而喜。用之以勤。道不可須臾離。斯理之不能須臾失已。失其理則人欲肆。人欲肆則天理滅。天理滅吾性何存。吾性無存。吾靈何以歸光。何以歸光於性靈之本。復命於炁氣之原也。固其氣而炁堅。炁堅而靈性乃返其初。則光大而化神而明已。放之彌於六合。卷之退藏於密。可道其道。而不可形其形。可名其名。而不可體其體。至道無道。至德無德。道德修養。惟在自存。自存於日用之間。自存於倫常之際。日用用之而不知。倫常行之而弗覺。君父師兄。各盡其義。子臣弟友。各盡其分。人各有不同之性。故各有不同之責也。各以其所不同。而各盡其所宜之道。道不遠人。日用體之。倫常行之。踐履篤實。躬行敦厚。自盡其天之所以全我者。自行萬物之所以備我者。自參天地之所以生我者。自運陰陽之所以化我者。明夫生化之所致。則知夫因果之所來已。知其生。悟其歸。則盡其性之德。充其性之量。收其性之光。藏其性之璞。而後性之所以為性者。用之自盡其極。不用自藏於密已。此功行功候。體驗日久。自得窮理之要。窮理於精。則居敬於恒。居敬於恒。則窮理於微。道心惟微。微於此體。人心惟危。危於此驗。體驗既恒。則功復於候。候者於功。有其窮理之至。自守其居敬之恒。守其居敬之恒。則窮理以盡性。盡性以固命。固命以復靈。吾道一以貫之。庶乎近焉。

1. 靜默

老人曰。矜能躁進。偏事急功。修養之大戒也。修養者。修其所病。養其固有。除其病痛。而後此固有斯能立乎其大。而輕世外之形色也。蓋世外形形色色。為修人之大障。修必除其障。如撥雲霧而見青天。雲霧除則青天明朗。光照一切。此修而至於誠。誠以去其病。病去則障滅。無量濁塵。一清如洗。乃見光明本來之體。工明復其固有。則靈性即立於其命。堅於其炁氣之間。兩大雖為造化之原。造化於大地眾生者。不外於吾心之一理而已。明是理。知天之所以為天。一理而合之。合於天理。人欲自泯。人欲泯。則功自平而不矜。能自定而不躁。事不偏而功不急。一息之平。百氣俱平。其形形色色。無所不平。是平而和。和而公正。公於事理正義。則矜之何有。躁之何存。偏急亦化歸於烏何有之鄉已。如是而言修。修得其旨。如是而言養。養得其原。宗旨本原。操之在我。而後功於其動。動中有靜。自不僨事已。事行於世。各得其宜。宜於此亦必宜於彼。宜於己更宜於人世大千也。一宜百宜。無所不宜。是則行無不取。進無不收。功取行収。圓滿其修養之本旨。是修於道也。而道中有慈。行於慈也。而慈中寓道。道慈相輔並用。莫非功候至平乎。功之始平。平其輕浮之氣。平其粗暴之意。平其渣滓之質。氣質一平。自然變化。變化氣質。始於平者。終於靜默。所以修從坐始。成亦從坐始。不坐何以能平。不平何以變其氣質。氣質不變。則矜能躁進。偏事急功。一無所除。雖有道守。亦無非守於一時。雖有慈行。更無非於片晌耳。道慈修守。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必不得其堅恒之效。功候不堅。言誠何有。心不存誠。何以閑邪也。邪之不閑。心神為物欲之所役。志意為形色之所用。意識用事。鮮有不墜於迷途者。一入迷途。昧而忘返。自亦不知其所返之途為何在焉。於是功者爭其功。利者爭其利。天下功利。人人爭之。則禍生於意。意起於心。人心惡。而天心灾。因果循環。不出於世界之輪。濉掉岸。誰能登之。雖有慈航。誰為渡之。不知而逐流。不識而隨浪。隨波逐浪。世之不得返本還原者。此亂離是現。而終無寧息也。吾道化度。坐以寧息為事實之本。事實之本。化於一平之靜。靜得默以守其神。默以凝其炁。默以定其志。默以明其靈。默以清其性。性靈神志。默於一息之平。是平於靜者無不敬。敬則靜。靜亦靜。動亦靜。此之謂靜虛動直。功候至此。太極在吾心。吾心一太極。即天地一太極。天地之和。吾心明之。吾心之印。天地契之。靜默之功。所以為坐堅之要。而修養之大本也。

1. 盡禮

老人曰。人生而有欲。故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欲必有惡。故曰。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欲惡隱而不見。今欲人發而有節。舍禮而何自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世界為一人。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意。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故聖人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此禮之所由起。而為聖人治人之大本也。凡人之知。能見其已然。而不能見其將然。禮禁於將然之前。而法禁於已然之後。故治世以禮。而禮為治始也。始於其禮。使民有所守。而知其所禁。然後能盡於其所自處。上盡其為上之禮。下盡其為下之禮。禮行於上下。上守下效。各盡其責。一其道。天下萬殊歸於一本。是禮即一之證也。禮一則民一以從之。心有所欲。欲不失正。自無悖亂於道德之間也。故曰。有欲不得。必求而得之。求而無厭。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聖人所以遏亂之源。防窮之本。而先以禮治民也。蓋禮之為化。立教之基。其本有三。天地生之本也。先祖類之本也。君師治之本也。無天地何以生。無先祖何以出。無君師何以治。是三者之本。禮為重。而要於君師焉。君師教我以治。故禮以隆也。上以事天。下以事地。崇君師而尊先祖。禮之始。本於世治之源。故禮之治。必自教始。而為人生之大事也。人之大事。生死為最。冠婚生之禮也。喪祭死之禮也。生死各盡其禮。則生禮而始之。死禮而終之。始終盡於禮。人生之大事畢已。人生事畢。他何求哉。修養於道。功候於法。道法出世。而必始於在世。在世之法。禮為大也。禮貴絕惡於未萌。起敬於微秒。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人欲之遏。亦自然遏止於禮已。故禮之為修。修盡於禮。禮之為養。養亦必盡於禮。功行功候。時時所持。更必盡於禮。而後功行有增。功候乃進也。修子時習於禮。固無待

老人贅告。然禮雖時習。而未能盡者有之。其不知禮者。更所在皆是也。修子而不知禮。守於何從。守無所從。行於何事。存於心者。無禮則欲。行於事者。無禮則亂。雖為修士。而禮闕如。亦難免世譏已。是以禮之在行修時期。必速講求。講求尤必真盡於禮。而後可也。然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禮繁則亂。亦不可不知也。總之。禮以治世。必先治己以禮。治己以禮。必盡其禮之實行。而後禮以存心。心外無禮。禮以涉世。世外無禮。禮居於內而存心。禮行於外而涉世。敬人愛人。人亦恒敬愛之。是禮行於家庭之間。家庭自無不和。禮行於鄉黨之地。鄉黨自無不睦。內以禮齊其家。外以禮化於人。禮之所用。為人之大本。世之大防。而治亂之關頭也。

吾以道化世。道本無形。

吾以法濟人。法終有盡。而禮則持恒不替。放之四海。無不各盡其道。禮之為治。度以之度。化以之化。教化以之而風行天下。此禮之必當盡者。修人所當知而必守者也。

1. 和樂

老人曰。樂記。人心之動。物使然也。有物必有感。感於物而動。是以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以禮導其志。以樂和其聲。以政一其行。以刑防其亂。禮樂導於未然之前。政刑防於已然之後。而其極則一也。然政刑禁於已然。民免而無恥。終不若禮樂導於未然。民有恥且格也。此禮樂所以導世化人於正也。樂以通人心而和民性。心性和。則一於正。世無不正而天下平已。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所以為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免也。人有樂。而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聲音動靜。而不為導。則不能無亂也。聖人惡其亂。故制雅頌以導之。使聲足以樂而不流。文足以辨而不諰。曲直節奏。足以感動於人心之善。邪污無由而接。偽辟無從而起。樂所以化世以和其聲也。世風和。心自一於正。而性亦無不和已。故樂在宗廟之中。使君臣上下同聽之。同聆而和。則莫不和敬也。樂在家庭之內。使父子兄弟同聽之。同聆而和。則莫不和親也。和於其上。和於其下。和於鄉黨之中。和於四海之內。此樂之所以為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此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樂之為用。和莫大焉。是亦治之基。平之原。而化度之根本也。君子返情以和其治。此類而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耳目口鼻。心知百體。莫不順正而由於一。一則和。和則感物而動者。莫不中禮。中禮自和於樂已。物有無窮之感。而感物以無節。則不得其中和。必流於亂已。此禮樂之重。不可不知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氣血和平。移風易俗。天下咸寧。樂之功莫與京也。修功養候。和為功候之至要。是以必明於禮而盡禮。必知於樂而盡樂。則合於氣之和。調於神之守。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而不強。柔而不攝。四暢於心。而發於外。自能各安其位而不相爭也。是故化度於功候者。功必使其盡禮。而以禮治其外之舉動。候必使其知樂。而以樂治於內之心志。內外交治。禮樂相資。德化乃成。不言禮。而動靜中和。不言樂。而非和不入於耳。非正不聞於聲。心君泰然。物無所感。物無所感。亦無所動也。無所動。則不役於物。不役於物。則物之有感。因物付物。不勞我神。不損我精。不傷我氣。精固色空。神守物淡。氣凝欲減。功候至是。而後其為清也。乃清其魂。其為屏也。乃屏其魄。天下之爭。魂魄之爭。終無寧息。我則息其魄而屏之。魂清真中。則道自見。道見於性天。則功候日永。道日進德亦日進。德日進功行更日進其修養也。功候修養有進。是修養於空虛。抑修養於實際耶。吾道固以清虛無為是尚。然實際之功行。則不出於世間法也。世間法者何。五倫八德。而必居仁由義。篤信明忠。是乃功行之立基也。功行立基於五倫八德之間。必求於倫常之所以能正者。倫常之間。惟正於禮。是必盡之。惟和於樂。是必和之。一陰一陽之謂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朋友。是倫常之正其始者也。詩首關睢后妃之德。所以風化天下也。學子研悟詩禮樂藝。合莫非道。

吾故曰。和樂為修子之要焉。



教化篇

1. 端本

老人曰。世無可循之善。而有資行之惡。民有資行之願。而無可循之途。於是有可造之才。無所用之。則用之於亂。有可欲之志。無所償之。則償之於奸。賢者絕自顯之途。愚者困自食之方。其不入於正。必入於邪。弗資於善。必資於惡。舉世滔滔。相率為偽。於是暴者不安於分。爭奪以求逞。智者不素其位。巧謀以求售。此一定之理。而自然之勢也。世無道德。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智才之士。相濟為亂。而愚不肖。隨聲附和。以從其邪僻。而不能自拔。於是犯法日眾。而甘為罪流。不犯法飢寒死。不若犯法。或可倖逃其不死。故犯法以求生路者。日益眾已。雖有刑政。其如之何也。

吾故曰。治必先治其本。而標自治。治本者治其心也。治心而求其正。政無不舉。論語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政者正也。刑者型也。德者得也。禮者履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猶言啟之使自得。教之使自踐。自獲於心志。自整於步伐。不以刑政治。而自臻於太平。此大同之世。王道之真精神。亦即無為而治也。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躬己正南面而已矣。此治心之功。而率之以正也。況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東行而責草必北偃者。是必不能。亦猶野馬無韁。而欲其自至於通衢。豈可得哉。天下之治。治本於心。心系於上。而不在於下。故端本於其上。則治理自見。民亦從而不自知也。今者

吾聞之曰。某可妻也。何也。以其能自致乎富貴也。或其有祖父之遺也。而其所以致富貴者。為良為惡。不之問也。

吾聞之曰。某可師也。何也。以其能自適乎潮流也。或其有聲望之重也。其所以適潮流者。為善為惡。不之問也。世之所羨者富貴也。而不問其為良為惡。人之所慕者聲名也。而亦不問其為善惡正邪也。世以此尚。人以此較。其不為惡作亂者亦鮮已。此治之道。先端其本。本在於心。治心而必使其明於天理之循環剝復。乃可執於其正。守於其中。而端於其本也。蓋富貴聲望。竊盜詐偽固可致也。然而未能致者多已。竊盜詐偽固能以遠貧賤也。然而能遠者亦無幾已。天有理不可奪。人有心不可欺。必辨於其是非。而後得之者。乃可持久而弗替。夫竊盜詐偽之所得者小。而其所失者大。其所得者暫。而其所失者久。其所得者寡。而其所失者多。其所得者偽。而其所失者真。如是而考其所得。與償其所失相比擬。則其所得者。實未能償其所失也。得失莫償。而徒壞其良心。亡其天理。又何取焉。世為人而存。物為人而有。償其可欲。給其所求。天地有同心。聖人有同志。何必人爭而取之。世攘而奪之也。世理大公。取之者未必能多於分外。不取之者亦未必即少於分內。天之所予。人各有分。要在盡其天民之責。守其世俗之本耳。能守之者。素位而行。雖貧亦樂。樂其道者。故曰。君子非分妄求。雖有富貴之樂。樂其欲者。則為小人。以道制欲。樂而不亂。以欲忘道。惑而不樂。此君子小人之判。惟在其心。惟在其行。心存於道。道見於行。是君子之正也。心不存道。道不見於行。是小人之邪也。正邪所在。誰欲取小人而舍君子耶。不知人有欲而不得償。必且舍其正而入於邪途。以求償於一日。如入鮑魚之肆。其不與之俱化者鮮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入布於染缸。而欲其不染。浮木於大江。而責其不流。豈可得乎。無學問以清其志。無正教以規其準繩。既受潮流之誘染。復迫經濟之壓制。其不入於竊盜詐偽。而坐待以受死者未之有也。治世者。不責於愚人。而責於賢智。愚者不知其惡而為之。或知其惡不得已而為之。猶可恕也。賢智者。其賢足以辨是非之正。其智足以分善惡之途。能辨而不辨。一從其欲。能分而不分。一任其私。是不可恕也。春秋所以責備賢者也。

吾以端本為教化之始。本始果端。治道之理。自然而治。自然而行。所謂率之以正。不令而行也。政令刑罰。治於其標。而未能治於其本。雖有其法。法終不遏其過。雖有其刑。刑終不免其罪也。

吾故曰。與其法以為網。伺民之入也。不若德以為餌。誘民之出也。與其刑以為爐。求民之就也。不若義以為利。待民之踐也。道德仁義。政刑之本。本此而治。則治於其理。世風自化。民心自變。由亂而治。由險而夷。化世治人。端本於始。世平時泰。何難之有。

1. 導常

老人曰。治世之患。猶治病也。今者病危矣。必先施以救急之針。以收一時之效。是道之治世。而慈即救急之針也。救其急。待其振作。然後以毒藥攻其毒。病藥治其病。養藥養其性。則健康可復也。茍不此之由。即使堯舜為之君。周公伊尹為之臣。孔子為之師。以求所謂二帝三王漢唐之治。不可得也。既知其病之所由已。即以治其病之藥治之。今時之患。根在失常。失常者。失於五倫之常也。五常即所謂仁義禮智信也。是以治時之患。認準其病之所在。而理治其根。病根既除。則自愈已。失常者必使之復其常。治常之道。必以維於五常之藥而醫之。斯可除根於不覺。治愈於無形耳。夫五常之間。能成倫常之大綱者。忠恕而已矣。忠者敬也直也。內盡其心而不欺也。恕者仁也。仁者必恕而後行。故忠恕之道。行之於君臣之間。則為君臣有義。君臣之義。猶言君臣各宜其誼也。行之於父子之間。則為父子有親。父子之親。猶言父子相親愛也。行之於兄弟之間。則為兄弟有序。兄弟之序。猶言各安其次也。行之於夫婦之間。則為夫婦有別。夫婦之別。猶言各分其事也。行之於朋友之間。則為朋友有信。朋友之信。猶言各不相猜也。五倫之綱。不齊者勢也。而必齊其所不齊。故一其道而守其常。以為治理之要焉。夫五倫之君君臣臣。初無所先後於其間也。其所以必嚴於君父。而寬於臣子者。蓋尊者抑之。卑者益之。使為人上者厚也。兄之與弟。尊卑則不若君臣父子之顯也。故責為兄者。亦不若君父之嚴也。為君父者。須以身作則。正己化人。兄者以其所知而知之。以其所能而能之。教之於弟自然也。而非必責其能知能行也。夫之於婦敵體也。無所尊卑。何有先後。故曰。唱隨也。其所以必曰夫唱婦隨者。恐夫婦以平等地位。而莫肯為之先也。與其責之俱先。不若責其一而縣之。故嚴責於夫而曰唱。寬責於婦而曰隨。夫唱婦隨。則俱無所卻也。朋友之間。更無尊卑也。故一之以信。而期其先施者也。此五倫之不齊。而必齊之以一其道者。倫者比也。此類等義。非一而何。故命之君。則曰禮曰仁。命之臣。則曰忠。命之父。則曰慈曰愛。命之子。則曰孝。命之兄。則曰友曰良。命之弟。則曰悌。命之夫。則曰唱曰義。命之婦。則曰隨。命之朋友。長則曰惠曰懷。幼則曰順曰敬。五倫相親。類推於社會。則無不相親相愛已。蓋五倫維於忠恕。而有仁義禮智信之存。其仁義禮智信之所以存者。必明夫仁義禮智信之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而後乃能盡於五常之本焉。今為之喻之。五常者猶之航行也。航路仁也。義以明天時之宜。禮以避礁嶼之險。智以定南北之向。信以守啟泊之期。航行者守此五常。航行於無際之洋無失也。人能守此五常。而遊於大道無邊之路。是以有所安。而無所失也。此五常之守。須臾不可離。可離則非常耳。今者失其常。而導常以復其綱。是導之意義亦深已。蓋導之者。兼使之示之勸之而為言者也。使之必先令其有所獲。示之必先示之徑。而徑無所阻。勸之必先勸之行。而行無所苦。如是而使之有所獲無所損。。示之有所得無所傷。勸之有所悟無所昧。則其得獲明悟於大道之正中者。豈有不居仁而由義者哉。是以導常之導。導之以德。導之以道。導之以綱。導之以中正和平。此先進者所應盡導之之責也。

吾故深望於先進之修子。善以為導。導常而天下平。時自治而物阜民康已。

1. 慎恭

老人曰。論語。君子有九思。曰貌思恭。洪範有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恭作肅者。貌能敬肅。則心亦必敬肅已。孔子溫良恭儉讓。溫者和靄可親。良者純善可長。恭者敬肅有容。儉者節約有度。讓者謙遜有禮。是能恭於其外。則無不敬於其內。恭於其貌。則無不敬於其事也。常人之氣質。剛柔強弱。往往或偏。恭不得其正。則有色莊足恭之過。孔子恭而能安。於莊敬日強之中。而有安舒不迫之度。是恭而能出之以中和。亦猶溫而厲。於和厚中而有嚴肅。威而不猛。於尊嚴中而無暴戾也。此皆本於自然之性。而能以容貌為德之符者也。容貌之持於外者為恭。心志之持於內者為慎。人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慎於其生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此慎終以追遠者也。人臣之於君也。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慎於其始也。策名委質。有死不二。慎於其終也。故人之立身。則慎言慎行。人之處世。則慎交慎親。所謂慎言慎行者。言行為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故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蓋行常患其不足。故黽勉自強。汲汲然不敢怠緩。言常患其有餘。故謹慎自持。訥訥然不敢放肆。慎行以寡悔。慎言以寡尤。內而心無愧作。自然外而人無間言矣。所謂慎交慎親者。朋友居五倫之中。道義之交。以友輔仁。終其身而可恃也。比之匪人。不擇人而親之。亦可傷也。故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汎愛眾而親仁。此恭也慎也。人之所不可忽者也。然而慎恭尤當守之以禮。禮所以節文者也。人之立身行事。必合於天理之節文。而後可無過與不及之弊。故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理則葸。謂人之待人。固以恭敬為貴。若恭敬而無禮以為限制。則儀文繁多。不免過於煩勞已。人之處事。固以謹慎為當。若謹慎而無禮以為裁度。則腿縮顧慮。不免近於畏葸已。修子知夫恭敬謹慎之當為。而不明乎禮。則人之見之者。惡其煩勞。無在而不侮慢。輕其畏葸。無在而不麤疏。不明乎世故。不達乎人情。此世亂不治之所由起也。故修子不知慎。不知恭。可患也。知慎知恭。而不力行乎慎恭。可患也。能力行乎慎恭。而不知禮。則尤可患也。果能以禮節之。則慎恭為內以治心。外以治事之大道已。

1. 持滿

老人曰。月盈則虧。日中則昃。德修謗至。譽興毀來。此天之定理。世之恒情。所以必持滿也。子曰。周公之德。其盛已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謙受益。滿招損。故德行廣大。而守之以恭。守之以恭者常榮。土地博裕。而守之以儉。守之以儉者常安。錄位尊崇。而守之以卑。守之以卑者常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守之以畏者常勝。識超見卓。而守之以愚。守之以愚者常益。博聞廣記。而守之以淺。守之以淺者常廣。此謙之德。而持滿之要道也。蓋大智常若愚大巧常若拙。天下惟不愚而如愚者。乃為大智。不拙而如拙者。乃是大巧。是以聰明睿知。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蓋世。自守以怯。富有四海。自守以廉。惟能守之以謙。則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能保其常。能持其恒。反之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先天下而亡其身。桀紂是也。夫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能為不能。雖知之而必訥然後言。雖能之而必讓然後為。是知而持滿。能而守謙。守謙而持滿。能而勿矜勞而不伐。貴顯而身愈微。功高而心愈小。如是以守之。則所得者能守其常。如是而持之。則所獲者能持其久。此守之持之。而必自慎之者。俗人嫉其能。世論妬其功也。有功不伐。有能不矜。則天下莫能與爭功爭能已。此持以其道。而後滿不溢。雖溢而能收。收而能守。守則自不溢已。修子處世。固貴持滿自守。即修乎出世法。亦不能不知持滿以定其功候也。蓋氣之充者。充則必溢。神之完者。完則必馳。精之固者。固則必走。走者守之。馳者收之。溢者復之。夫然後充之所滿。自滿於四肢之內。完之所滿。必完於百體之中。四肢充其氣。百體完其神。則精滿而結。精結色空。自不為聲所聲。色所色。而有以守其恒已。五蘊皆空。空於其明。明於其誠。誠於不息。不息其堅者。化而為虛。不息其靜者。化而為動。不息其動靜。不息其變化。則一日之坐。坐如是也。十日之坐。坐亦如是也。坐如是。不坐亦如是。蓋坐於其神。而非形之也。坐於其誠。而非式之也。道坐於誠。誠堅於恒。恒者持其功。功高而不損。果滿而不害。是謂三千之功滿。八百之果圓。功果圓滿。所以必持其滿。以防魔之侵。而杜惑之漸也。世季將沉。事必有祟。物必有魔。修養功候。不滿不招其來。滿則必引而為禍者。因因果果。必了脫無餘。乃登於清而離於濁。登清離濁。則滿猶未滿。不滿之滿。有功無功。是謂大功。有德無德。是謂大德。修子未至其時。所以必持滿於今日耳。

語後

老人前授真經。繼降正集。今值行修。又與子等同參幽微。出劫入壇。門戶洞闢。一志求道。何分畛域。良以去古日遠。聞道愈難。智者務於詞藻。而失性理之真。黠者爭為巧辯。以博才智之名。於是議論之書。汗牛充棟。談玄之作。層見迭出。而求其盡性知命。以契於大道之諦者。則大海一粟。何處尋覓也。

老人鑑於人智之日下。世道之日亡。不為之挽。必墜於不可知之途。不為之救。必愈失大道之本旨。是以降靈傳訓。一傳真經之要。再傳正集之本。至是三傳。而垂萬世不傳之秘。寶誥於是應元而問世已。惟是見於形。徵於質。形質為科學之本理。而無憑於質。無據於形者。則紛至而謗之。群起而相詆焉。故不能不於誥成之餘。而詳解神人相接之理。與夫傳誥之意也。蓋人之有靈。天所賦也。神之有靈。空所結也。人能誠其心。靈則清而上接。神得之以為憑。於是沙木為訓。人與神相傳而奇焉。更有進者。天地理也。世事亦理也。神聖仙佛又理之伸者也。天下之事。理可以衡之。衡之以理。則真偽自辨。聖賢之道。理可以判之。判之以理。則是非自明。若棄理以別真偽。真亦偽已。外理而判是非。是亦非已。聖人之先。無所謂教。亦無所謂經。聖人作之。世人從之。夫然後感之化之。惟理之合於世。宜於人。世人於是崇之為聖。尊之為神也。寶誥之傳。

老人之靈以成之也。

老人之靈。世不得見之者。隔於形也。形之所隔。無其誠也。然

老人之心。萬世知之。

老人之誥。萬世傳之。傳於萬世。知於萬世。而能持久。亘於天地間者。非靈之不息。而有感應於未來者哉。後之讀者。知為神靈之接。其靈合之。其性同之。則其身亦合於至聖之身。心靈相印。豈必見其形。而後尊其道信其言也。寶誥之言。徵於聖人。固非常人所可擬。傳誥之義。合於理。固非至聖所不能也。由此證之。寶誥之理。固不容疑。而誥義之玄。又豈容誣哉。

老人示意以度來者。願爾世人。見而起敬。聞而恭聽。誦而時習。習而從其大義。以躬行其道。則吾道大昌。必自此誥始。亦必自是而天下平已。諸方弟子遵旃。

老人親授乩沙。

行修應元寶誥終。

中和壇第一度壇掌 龍光　容超

第二度壇掌 慧乘

第三度壇掌 英機容超　誠德光覺

第四度壇掌 龍光　慧乘　蒙化

第五度壇掌 慧乘

首席壇監 龍光

首席責任壇監 覺塵

首席功行壇監 慈普

首席統系壇監 容超

負責壇監 悟靜

一氣清靈使 覺塵

三寶充養使 慈普

五行贊化使 龍光

七寶散福使 逸誠

九宮應元使 尋賢

二儀資生使 明修

四表普濟使 道菩

六合咸育使 道言

八埏廣敷使 英機

訓修宏慈使 道桓

行修昌道便 容超

化修統教使 悟靜

康德五年一月一日印刷康德五年四月一日發行 非賣品

書名行修應元寶誥

南滿線四平街驛

發行人馬龍光

新京興仁大路　九○一

編輯人姚得超

新京興仁大路　九○一

印刷人高厚善

新京大馬路　一四八

印刷所彝寶齋

新京興仁大路九○一

發行所世界紅卍字會滿洲國總會